



特別
16
2875
6



門 16
號 2875
卷 6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

齊郡馮琦用韞撰

勅諭

擬 皇帝勅諭大學士申時行

誥勅

定國公徐文壁

臨淮侯李言恭

大學士申時行

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朱公節 二道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一鶚

昭和二十八年
九月二十七日
購求

總督宣大等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鄭洛

三代誥命

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傅希賢

吏部左侍郎趙煥

刑部左侍郎何源

南京兵部侍郎王世貞併世貞父忬

少保兼太子太保已故兵部尚書王崇古

原任南京禮部尚書姜寶

南京國子監祭酒趙用賢

翰林院修撰朱國祚

翰林院編修鄒德溥

翰林院檢討葛曦

刑科右給事中邵庶

山東巡撫都御史李戴

延綏巡撫都御史梅友松

四川巡撫都御史徐元太

遼東巡撫都御史顧養謙

雲南巡撫都御史蕭彥

宣府巡撫都御史許守謙

勅諭

擬 皇帝勅諭大學士申時行

朕勤思上理倚毗忠賢睠惟理陰陽之官原非程歲月之效乃若政成九載勲冠羣僚百揆奮亮采之庸三考符陟明之典特申褒勞具在彝章卿雅度冲襟宏猷卓識才堪命世而寬足以有容道可經邦而智行所無事越從講席簡在綸扉首列三事之班仰贊萬幾之重調劑庶政如鹽梅麩蘖之和董正百官有羔羊素絲之節雅持大體獨仗朴忠登延多耆碩之英召對矢謀猷之告布寬大之詔

令藹若春溫。決戰守之機宜。明同燭照。咸有一德。于茲九年。朝端挹易直之風。海內享和平之福。况元宰課功之日。正西陲奏凱之辰。不有安社稷之臣。何以厭疆場之難。卿勞惟懋。朕志允諧。乃晉三公之階。兼食五等之祿。賞以延世。宴以示恩。而卿三讓彌高。屢辭未已。功已成而不處。勞以謙而益。光庸錫贊。書以紆眷。顧於戲啓。乃心匡乃辟。朕方嘉傳說之賢。慎厥始成。厥終卿無忘畢公之命。卽今方隅之多事。正賴朝廷之有人。勉思弘濟於艱難。乃可對揚乎休命。益恢茂烈。永佐昌圖。

誥勅

定國公徐文壁

制曰。國家褒荅元勳。爰及苗裔。載在盟府。與國無極。其恩數羣。臣莫敢望焉。蓋其先有非常之功。非常者。非常格所能擬也。爾具官某。紹休前緒。綰綬戎樞。當天下無事。韜鈴無所用。惟是斤斤遵禮度。奉朝請。以端恪謙退。自持劔佩。成行惟汝。首列珪璧。在設。惟汝肅將。念爾爲勳。臣首事朕久。長特賜爾命。不著爲令。甲於戲。惟爾祖有大勳。勞於國家。當其時。櫛沐風雨。踐涉險阻。爲子孫開業。其勤至矣。

北漢書 卷三十一
爾是以及此夫惟念爾祖修厥德然後可對揚天子之不顯休命爾其敬哉

臨淮侯李言恭

制曰戎政大臣總率南北羽林材官蹶張所以厲武節折奸萌強根本示天下重也非勲勞不二心之臣無任焉爾具官某才兼文武世篤忠貞壯猷奮於請纓逸思徵於積槩副司留都之鑰晉登大將之壇卒乘盡屬橐鞬耳目在其旗鼓遠恢上畧獨制中權遂使輦轂之間隱有干城之壯宜頒異數以祚殊勲是用加爾太子太保錫之誥命昔李光弼爲大帥一出號令氣色精明光弼之封亦臨淮也爾爲世臣膺此重任遠師武穆之紀律近法韓國之忠勤尚克時忱無替朕命欽哉

大學士申時行

制曰朕纘承鴻序總攬萬幾惟二三忠誠不貳心之臣是翊是贊矧若元輔康濟時艱朝廷以和民有寧宇不有褒荅股肱何勸咨爾具官某蹇蹇匪躬休休有度學博而知要明古今治亂之原才全而不形得天地中和之氣首奉軒墀之對早參帷幄之謨在朕方弘衆正之途於卿乃見真儒之效簡

而有體冲如不盈清靜寧一以綏兆民正直平康而訓百職丙吉寬大是尚繁瑣不預於科條魏相災異必陳憂勤不遺於夙夜一德咸有六載於茲蓋惟國家得非常之人而後天下享無事之福詢之士論大夫國人皆曰賢考其成功四海九州罔不若庸稽累朝之舊典以酬再考之元勳是用錄廕宴賚授爾階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錫之誥命於戲惟虞廷章服以庸在周典旂常是紀作舟楫作霖雨朕方虛已以責成若手足若腹心卿益矢謀而入告無忘君臣之交傲以開宇宙之泰和時乃之休惟朕以懌欽哉

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朱公節

三道

制曰典朕三禮無如伯夷之清教子一經是成其盤之學庸霈露蕭之澤以紓風木之悲爾原任直隸揚州府泰州知州累贈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朱公節乃具官賡之父本以宿儒蔚為循吏筮仕壯縣繼典方州平反懸三尺之平操持稟四知之畏惟爾崇德象賢之嗣為予責難陳善之臣眷乃啓沃之勞疏茲寅清之秩念十年帷幄暫遠闕庭遡一德淵源推恩禰

廟茲特贈爾如子官於戲資事父之敬以致之於君久矢忠悃因如母之哀以施及於父式慰孝思歆服龍章增華馬鬣

制曰惟臣欽若直哉惟清有母劬勞報之罔極庸需顯休之命以慰明發之懷爾累贈淑人陸氏乃具官某之母系出名宗動閑內則媿德君子既宣化於棠陰啓佑嗣人乃奮庸於槐路惟蓋臣斧藻之業本慈母機杼之勤令範雖違徽音如在是用加贈爾爲夫人銜痛白華達一日三公之養疏恩黃壤膺九原六命之褒

制曰春官和邦國是惟五典之宗賢母嗣徽音式並三遷之教況新違於五鼎宜申命於六珈爾累封太淑人葉氏乃具官某之繼母化隆正始義克代終穆宣雍肅之風光佐循良之譽均鳴鳩之愛若屬於毛奉護草之歡言樹之背典我邦禮遡厥母儀不有紫綉之頒孰慰素冠之惻是用贈爾爲夫人栢舟著節永流彤管之輝楓陛宣綸式作玄扃之賁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一鶚

制曰國之大事寄之樞筦之間武之善經謀之堂皇

之上以邊疆之無戰知國家之有人中外具瞻安
危注意可無恩綽以祚殊勲爾具官某材猷弘毅
志慮忠純踐更郎闡郡牧之官洊登藩臬節旄之
寄拊循畿甸贊佐機廷克宣西塞之籌全界北門
之鎖暨正圻父之位兼躋宮保之階治已外寧一
皆由於指授事從中覆毫不爽其機宜惟巨僚規
恢九塞之安俾朝廷明見萬里之外膚功旣奏茂
渥宜頒是用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周
官六列最重夏卿唐制七兵總屬武部爾典司邦
政康濟時艱西北之邊羽久停何以周謀於桑土
東南之災報踵至何以杜警於萑蒲益弘遠猷以
胥後命欽哉

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鄭洛
制曰朕顧瞻雄鎮簡命重臣深惟今日之便宜頗異
昔時之經畧在昔申嚴郊保師中獨鎮王封於今
兼覆華夷漠外皆稱屬國寄屬滋重控制惟艱爾
具官某性篤忠貞才兼文武爰從侍御夙高列栢
之風踐歷臬藩茂著采薇之烈秉節旄於西塞佐
機畫於中樞全界制閩之權專聽籌邊之畧晉卿
銜於夏省躋峻秩於春宮益委以事而責以功故

加其官不易其鎮爾乃以恩威馭虜以整暇治兵
措三大鎮於衽席之安制兩名王於鞬縶之末諸
將皆遵其約束四夷盡憚其風稜召總禁旅之屯
以表師干之寵課書來奏贊冊宜頒是用授爾階
光祿大夫柱國錫之誥命於戲塞上十年揆勲勞
之已久軍中三命方恩數之惟新茲領王之爪牙
寔象天之壁壘折衝厭難朕未忘保障之功居重
馭輕爾尚謹張皇之訓祗服渥命益堅壯圖欽哉
制曰古稱將卒之旋必及室家之感草蟲興思於北
伐鸛堙志慨於東征矧夫睽違間以存歿不有褒
敘曷慰幽潛爾累贈夫人陳氏乃具官某之妻柔
嘉維則肅雍其儀相夫既書績於旂常訓子亦宣
勞於郎署采薇外寧之治久藉同心奠繫中饋之
賢已成異世特加贈爾一品夫人式作玄扃之貴
永垂彤管之聲

曾祖父母

制曰朕錫予勞臣褒寵先代如山川之出雲雨有開
必先念水木之有本原無德不報人稱榮邁國有
上彝爾原任浙江紹興府織染局大使贈通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鄭臻乃具官某之曾祖父

材資倜儻性植廉明蓋嘗為織室之官乃獨嚴繭
 絲之戒位雖不滿其德沒而有祀於鄉有仲象賢
 已拜中丞之命曾孫繼美重膺上衮之褒流澤彌
 長保世滋大特贈爾如孫官積百年而後與國恩
 未艾更四世而再命家乘方昌

制曰勲庸著於絕塞於人臣為首功寵錫逮於重闈
 於人世為異數庸頒休命以獎殊勲爾贈淑人張
 氏乃具官某之曾祖母柔嘉淑慎宣慈惠和佐夫
 培瓜瓞之祥迪子任節旄之寄惟我帥師之長子
 實爾繩武之曾孫爰遡徽音特頒殊渥茲贈爾為

一品夫人烝畀並隆於烈祖熾昌永芘乎來昆

祖父母

制曰良士之垂世澤燕翼子以貽厥孫昭代之獎鉅
 僚肇戎公而錫爾祉豈徒慰光前之志亦以昭裕
 後之休爾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鄭隆乃具官某之祖父名高處士門應
 德星今世所謂古人閭里稱為長者蓄其慶祉啟
 爾聞孫維翰維垣方舉報功之典是穠是棗可忘
 種德之勤茲加贈爾如孫官官保馳榮寵在羣僚
 之上祖孫濟美永垂奕世之休

制曰穹階極於一品而顯秩侈於重闈固國家報答之上彝亦大臣似續之弘孝爾累贈夫人葛氏乃具官某之祖母稟德靜專挺身孝敬釐爾女士夙培濟哲之祥裕乃後昆允協和鳴之吉鍾百年之餘慶開一代之偉人勛庸旣茂於公家尊寵宜歸於王母茲特加贈爾爲一品夫人並隆烝昇之儀益保昌融之祚

父母

制曰价人維藩功已宣於固圉君子有穀教實始於趨庭追叙前休庸申後命爾舉人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鄭昱乃具官某之父學窺道岸名在賢書卞玉未酬尚鬱漸鴻之三金有託式弘詒燕之謀眷予鎖鑰之臣實爾箕裘之緒邇其家法授以國章茲特加贈爾如子官需綸音於三錫用伸未竟之猷登位序於六卿益衍無窮之問

制曰國家弘獎孤貞褒予勞勩念國所最重無如任事之臣推家所由興以有字孤之母可無恩寵以報劬勞爾累贈夫人劉氏乃具官某之母躬有令儀嬪於儒彥蚤罹未亡人之痛已嗟泛栢之難晚

膺大司馬之封未竟樹萱之養卽今三鎮節旄之寄皆由百年機杼之遺茲特加贈爾爲一品夫人九原如在永昭彤史之輝三錫爲光丕闡玄扃之耀

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傅希贊

制曰周制六卿獨先司馬漢京七校特重北軍况以方叔之壯猷當圻父之鉅任永言舊績宜霈新綸爾具官某才猷宏遠志行貞純易直有長者之風端嚴得大臣之體自分猷蘭署洎綰綬淮陽藩臬屢更功能滋茂關中循拊民吏憚其風稜河上轉輸軍國仰其供億召叅民部晉掌留樞委以爪牙之師式是股肱之寄何恙不已乃求謝於班行年至則還亦憫勞以政事畀晉東宮之秩仍兼北斗之階茲加爾太子少保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重老成之禮庸以褒答勲勞高止足之風亦以靜一流競豈必仕而補益於國方將歸而表正於鄉俾壽而康式燕且譽欽哉

吏部左侍郎趙煥

制曰天下莫難於用人莫難得用人之人得用人之人而治理可幾而興也則微主爵大臣孰任哉爾

具官某操檢貞純器識宏亮起家邑令擢列臺班
執法殿中巡行郡國不茹不吐望寔並孚及拜中
丞風采彌著南北之績中外所瞻俾貳冬卿踐更
銓部乃能宣誠殫力以贊厥長開大公之路杜羣
枉之門振鷺盈庭鴻鸞漸羽時惟乃勞朕志以懌
茲以考績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銓衡
爲六卿之長卿貳鄰八座之崇朕方愛惜人才惟
汝甄叙朕方綜覈吏治惟汝贊襄尚益多於前勞
用顯承乎後命汝其懋哉

刑部左侍郎何源

制曰朝廷所操以治天下惟三尺法耳朕痛小民無
知而罹於文罔故數詔緩天下大辟惟司寇少司
寇守文釋滯是攝是贊以制百姓于刑之中諭朕
志焉爾具官某清謹端亮恬于聲利自邑牧更諸
曹郎爲天官之屬廷中皆稱其公平擢拜奉常拂
衣高謝頃采廷論起爾田間踐歷卿寺以佐太宰
於留都及召貳司寇而爾益清白奉職察麗求中
庶獄亡寃五刑惟允庶幾所稱淑問者焉所司計
爾歲績來奏是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
戲爾祖喬新以大司寇表著於先朝爾紹厥家聲

北海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典茲邦禁惟子孫必復其始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世貞

制曰國家培根本於留都握樞機於夏省總中臺之
鎖鑰當南紀之襟喉故雖貳卿之班儼有居守之
重能弘斯任繫惟其人爾具官某以博極千古之
學而發之詞章以高擅一代之才而措爲經畫自
西曹綰綬及東土褰帷偶家難之橫罹謝朝榮而
遠引起更外服游陟中丞身屢退而望實彌高官
再起而勞能益著擢贊士師之治改叅圻父之籌
朝廷方詢耆宿之謀天下始見文章之用茲已擢
爾司寇屬以祥刑適最績之來聞嘉成勞之已久
是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詰戎厭難旣已
董正於六師弼教明刑尚其敷陳於九德勉著平
反之效頒行寬大之條徃悉乃心以稱朕意

王世貞父忬

制曰蓋臣徇國之忠蒙九死而靡悔善人積德之報
歷再世以彌昌士論久而後明天道定而始勝雖
沒不朽惟國有章爾原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兵
部尚書王忬乃南京兵部右侍郎世貞之父天與

孤忠人推亮節爰從臺憲卽荷眷知感島夷於江南摧虜氛於薊北轅門禦侮詎忘疆場之勞請室蒙辜原非朝廷之意庸採輿論追晉崇階餘慶所鍾啟爾象賢之子遺忠未泯作予華國之臣瞻念義方宜申寵命是用加贈爾資政大夫於戲六月清霜雪沉寃於既往九原白日照幽魄以如存款服廷綸永光廟祀

已故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崇古制曰蓋聞非常之原常人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夫業已收晏如之效而思始事之臣其事存其人亡所以列鍾鼎以書勞聽鼓鼙而太息者也爾已故原任具官某博大有謀沉雄善斷綿更外服踐歷戎行洎擁節旄任惟鎖鑰總齊秦隴爰及晉代知無不爲險夷以之當叩關方殷盈庭未決先皇帝宸斷惟爾實肅將之遂使名王盡爲屬國兵革之端息輸將之費省邊境以安朝廷以尊本爾受邠吉降始終區畫力也入本兵柄益暢邊籌雖懸車高謝而邊臣守遺冊匈奴循故約以迄於今蓋古之大臣四夷問安否關國重輕者爾庶幾焉何疾不已遽委霜露老成凋謝深軫朕懷是用贈

爾太保謚襄毅錫之誥命以爾有大勲勞故命曰
襄以爾定大謀議故命曰毅生爲人豪歿膺國恤
古稱不朽於是乎在九原可作女其歆哉

原任南京禮部尚書姜寶

制曰蓋聞禮之用可以推而致之天下然必始自根
本之地而表以耆宿之臣然後風化興焉爾具官
某才優經濟學富典墳爰自詞林出司學政迨回
翔於卿寺乃簡畀於成均高標久遂於明農徵詔
獨先於求舊起自九卿之列游躋八座之崇五刑
屬邁德之臣三禮重秩宗之任寅清匪懈夙夜在
公方登課績之書遽有乞休之請愍勞以事俾卽
厥安揆爾舊勞䟽茲新命是用授爾階資政大夫
錫之誥命於戲三載陟明朕方詢於黃髮七旬致
政爾已謝於華簪蓋昔之進而服其官及今雖退
而必以禮嘉我三朝之耆舊全爾一德之始終勉
服訓詞以綏福祉欽哉

南京國子監祭酒趙用賢

制曰朕紹休先烈乃命儒臣勒成大典爲道揆法守
叙其勞勩增秩賜金有差而大者復下璽書褒予
之蓋其重也爾具官某剛方直諫博大忱恂起自

北海集 卷三十一 三百五十二
廷掄列於館署高文共傳其典冊抗疏獨重乎綱
常身雖折而不回名在野而彌著召還禁近擢寘
宮僚充金華啟沃之班典石室編摩之事東觀紬
書甫就南雍教胄方新念爾成勞疏茲顯命茲授
爾階朝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治至有周盛矣所
稱維周之禎者惟文王之典王國之士也爾服此
褒嘉職司文教必使留都根本之地常有辟離豐
芑之風益殫忠猷以需特簡欽哉

翰林院修撰朱國祚

勅曰詞臣日執筆侍朕左右所以公紀載明得失至
華近也爾具官某氣資端雅才識茂明首被廷掄
筮官禁秘而爾遜志惟敏操行益淳公車擅得士
之稱左史循紀言之體修途伊始大受克堪茲以
考績授爾階儒林郎錫之勅命於戲詞臣之學術
蓋將遠綜千古詞臣之作用蓋將上弼一人士所
稱爲第一者乃不獨在科名爾第不愧科名如昔
人者可矣朕且持是以觀汝之成汝惟敬哉

翰林院編修鄒德溥

勅曰翰苑之臣前代所謂承明著作之署國家所以
儲養端良而待才用之府也爾具官某學本家傳

才爲國寶簡自常吉列佐清華而爾遜志惟勤禔躬滋慎聲實並茂遠大可期蓋古稱閱覽博物之儒爾庶幾焉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所貴於詞臣者惟是修明聖學練悉朝章非徒以詞賦爲君子也無忘茲飭以俟崇寄欽哉

翰林院檢討葛曦

勅曰朕頃命儒臣更直史館蓋以直紀載而備顧問非徒待詔金馬侈盛事而已爾具官某識度端醇文詞爾雅爰從甲第列在詞林而爾綜述滋勤操持彌慎東觀循紀言之體南宮擅得士之聲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在昔爾祖守禮以朴忠亮直著在先朝尚有典刑是惟弓冶爾其深陶厚植祇率先猷勿替朕言以需大受欽哉

刑科右給事中邵庶

勅曰諫官切劘人主紀綱國體有能補袞闕而裨國論朕且虛懷聽焉爾具官某性資端雅學識茂明擢秀大廷儲材中秘博綜厚植議論有餘服采掖垣謹言入告可謂不愧其官矣茲用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夫天下之事諫官無所不得言而朕所欲亟聞者惟是國家大計朝廷大體司馬光不

云乎急其大緩其小於戲獻納之準汝其懋哉

山東巡撫都御史李戴

制曰朕方勤恤民隱綜覈吏治命大中丞持節往拊循而表率之是百僚之所仰流百姓之所歸命也而况海岱之間夙稱重鎮績用旣著褒勞可後哉爾具官某冲凝遠器敏練長才製錦專城蚤播循良之譽伏蒲鎖闥茂揚謦諤之聲音長外臺游登左轄朕方詳試以政事爾能克懋於將明遂假節鉞之崇俾視保釐之任乃能規恢石畫弘濟時艱有釐奸戢暴之猷有關土墾田之惠已下邦刑之命正登課最之書是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山甫賦政乃爰發於四方臯陶明刑庸載陳於九德尚祇承於後命益求多於前勞度此祥刑訓于厥屬若朕欽恤汝則有辭

延綏巡撫都御史梅友松

制曰朕總齊萬邦撫臨四裔一切制馭便宜盡以假大中丞不從中制也膚功旣奏懋賞宜頒爾巡撫延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梅友松器宇沉雄才猷暢練筮官起部叅佐名藩執憲詰戎蔚起褰帷之望折衝厭難共推秉鉞之臣

忠殫籌邊勲侔分陝立諸羌戍已之校定兩軍庚
癸之呼塞上以安師中爲最茲授爾階中憲大夫
錫之誥命嗚呼周城朔方秦置上郡任惟一方之
鎖鑰地當五路之襟喉無忘牖戶之綢繆用副朝
廷之倚毗尚胥後命以祚爾庸欽哉

四川巡撫都御史徐元太

制曰巴蜀天府是稱雄鎮撫臣內拊循百姓外控制
西南夷至崇重也况以筦樞之階而當節鉞之任
者乎爾具官某器識端凝才資敏練洵更銓部共
傳啟事之名敷歷藩邦式著于宣之績入爲京兆
晉拜中丞方弭節於建昌旋迴戈於臙乃夷獠息
整居之禍蒸黎有帖席之安以祚爾庸方舉奏凱
之典憫勞以事勉從求退之章所司以爾最績來
奏是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嗚呼成功者
退高標已遂于懸車得全者昌朝議未忘于推轂
尚胥後命以荅崇勲欽哉

遼東巡撫都御史顧養謙

制曰今天下三陲安矣而獨遼左歲中虜遼左以孤
懸之鎮列三面戍而守非重臣有文武材者則誰
稱保障哉咨爾具官某恢弘善斷倜儻不羣志大

而才有爲任艱而氣不懾定浙西之亂軍無庚癸
之呼墾薊北之田人有史白之頌踐更藩臬簡畀
保釐值三韓久敝之餘當萬里長城之任言可底
績奮不顧身灑德澤於黔黎揚威稜於醜虜歲闋
來奏朕庸汝嘉是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
今遼左稍息肩而江南災報踵至故命爾佐度支
於留都蠲賑屢下積貯久虛國未有三年之蓄而
民不能忍須臾待也救荒奇策安出乎勉矢心計
弘濟時艱汝往懋哉

雲南巡撫都御史蕭彥

制曰滇與貴吾南土也以遠在萬里外朕憫然念恩
德之不究宣慎簡大中丞往填撫之視近地加重
焉爾具官某器識高閎才猷沉毅蜚英上第司憲
名邦掖垣推賢直之聲卿寺擅寅清之譽肆建牙
於貴竹暨仗鉞於滇南風肅部中民起朱帷之望
威伸境外邊無赤羽之驚六詔舉安三年奏最茲
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中丞職在撫綏
輯和夏裔不欲其徼功興事撓王畧也使有以安
之而無以擾之如爾者足爲功矣故下璽書以勞
爾爾尚益殫忠竭節爲滇人久遠計哉

宣府巡撫都御史許守謙

制曰內地撫臣持中丞節獨按治部中事而邊徼則以漢法戎索兼治夏裔夫夏裔皆吾民也故其任遇恩寵往往視內地重焉爾具官某器宇沉雄才猷暢練初從郡理入踐郎闈參藩屏于湖湘執橐鞬于晉代望寔並茂寄屬滋崇特晉秩于中丞旋移鎮于上谷乃能當機應變折衝于樽俎之間練士息民制虜于縉縹之末修我八事于茲三年茲特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夫虜自歸命邊人得息肩緩帶二十年於茲微二三邊臣之力不及此惟是備不可弛寇不可玩詩人所以戒桑土也爾其念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一

齊郡馮琦用韞撰

誥勅

江西左布政使陳文燭

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李采菲

山西按察司副使李時芳

山西行太僕寺卿兼按察司僉事申維岱

山西布政使司右叅議郭性之

通政司叅議李觀光

浙江提學僉事蘇濬

御史王之棟

山西道御史孫愈賢

山東道御史劉霖

工部虞衡司郎中程奎

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孫有敷

禮部員外郎董基

戶部廣東司主事杜潛

兵部車駕司主事申用懋

吏部考功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張雲翺

河南開封府知府王見賓

淮安府同知徐伸

兵部武選司主事劉復初

刑部河南司主事董宋儒

大理寺評事雍之可

中書舍人劉綵

山東兗州府同知高自修

廣西梧州府鬱林州知州江龍

山東濟南府德州知州趙可學

順天府涿州知州王道定

直隸揚州府推官李春開

廣西梧州府推官莊敦義

陝西鞏昌府推官任應徵

山東樂陵縣知縣趙永祿

浙江樂清縣知縣吳華

陝西盩厔縣知縣南邦化

直隸隆平縣知縣林天秩

直隸定遠縣知縣孟醇

山西翼城縣知縣卜自用

直隸東流縣知縣陳承芳

陝西通渭縣知縣井濟博

河南汝陽縣知縣劉汝康

戶部照磨楊應尾

直隸宛平縣主簿盧茂

鴻臚寺鳴贊衛天命

江西左布政使陳文燭

制曰方岳重臣所使總方畧一統類爲吏民師帥者
也有能暢宣德意惠安元元朕且下璽書尊顯之
以風示天下爾具官某被華國之文抱匡時之器
楓庭擢秀棘寺持平甘棠愛著於南淮棧樸風行
於西蜀歷叅行省暨長外臺資閱旣深寄屬滋重
俾爾左轄式是南邦來旬來宣民已慰黍苗之望
之屏之翰朕方倚桑扈之功是用授爾階通奉大
夫錫之誥命夫漢制二千石輒入爲九卿而國家
必使敷歷藩臬蓋詳試政事而重畀之爾自文學

律令戶口錢穀靡所不綜靡所不効爾於諸艱可謂歷試已勉終爾猷朕且陟汝

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采菲

制曰國家建置岳牧臨制郡國以敷鬯皇澤表率吏治不有鴻碩何當茲任哉爾具官某才宏而敏行潔而端敷對大廷勤勞使職肆埋輪於近甸及陳臬於外臺洊登四岳之階屬以三晉之重乃能正已率屬布德綏民業已畀爾節旄任以鎖鑰值茲課書之奏宜膺贊冊之光是用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民生在勤勤不匱爾已弘濟於時艱兵戢而動動則威爾尚申討於軍實外控強虜內拱邦畿往哉汝諧無替朕命

山西按察司副使李時芳

制曰邊臣驅馳荒徼櫛風沐雨以固吾圉此朕所隱念也程功敘勞宜從優典爾具官某才堪保障志在封疆初握算於繁司嗣分符於中土朕命廷臣舉非常之士可當一面者僉曰汝諧故命爾備兵塞下而爾政有弛張權能操縱名王受纓縻之約邊氓有衽席之安圖爾舊功已增新秩復以考績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自大虜歸命中外

北漢書 卷三十一 五
之民皆有以自寧斯亦凜凜胡越一家之盛矣無
生邊釁母忘邊備修亭障蒐卒乘惟此時也爾其
懋哉

山西行太僕寺卿兼按察司僉事申維岱

制曰朕重邊備而稽馬政慎簡塞淵之臣以司之秩
視內寺銜兼外臺吾于主馬之臣非輕也爾具官
某起自廷掄筮官壯縣三更夏省五任秦關駁歷
滋深聲華彌著寔心宣于考牧英畧暢于籌邊是
用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三晉邊虜而寧
武稱要害地惟鎖鑰任惟千城朕所責爾不獨雲
錦之效也爾其懋哉

山西布政司右叅議郭性之

制曰諸邊道分部而治以輯和民人糾虔吏士吾甚
倚重之有能任我闡以外而固我疆以內者墾書
所首被也爾具官某猷爲練達操行端嚴爰自地
曹出司外臬宣勞持憲晉秩叅藩分守衝邊獨當
要害才堪文武之寄政得夏喬之和茲已擢爾山
東副臬而所司以爾最績來奏是用授爾階朝議
大夫錫之誥命夫藩臬異司齊晉異地要以彈壓
郡邑紀綱一方其重一也所至而治惟爾有之需

爾之成嗣有崇畀欽哉

通政司叅議李觀光

制曰國家設通政卽古納言與六曹並秩而卿所以司喉舌通幽滯也爾具官李某學紹庭聞名升軒對分符宰牧服采戎樞擢置銀臺洊升華近而爾操持勤恪敷奏詳明利病皆得上聞詔令不致中格時惟乃績簡在朕心是用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三載考績寔惟虞典乃虞廷之命獨先夔龍卽所重可知已爾尚協比乃長以出納朕命惟允朕則陟汝汝亦有無窮之聞欽哉

浙江按察司僉事蘇濬

制曰朕方釐士習正文體而天下未盡應詔旨故命典學之臣文章德誼有兼長者往表正之爾具官某學博且純器閎而達首登鄉薦大對公車敷歷曹郎晉持文柄爾乃祛浮華崇大雅浙人士則彬彬近正矣浙士正而天下之標嚮可漸馴也朕是以嘉汝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制命頃已晉爾官叅藩秦中矣秩在維垣任司分陝以經術飭吏治又非特載筆裁義明得失第甲乙已也往其懋哉

御史王之棟

勅曰朝廷欲知天下利病吏治善敗惟二三執法之臣以爲朕視聽也故能以天下事入告於內而因以諭朕志於外則可謂能其官矣爾具官某器資端恪才識精明儲自詞垣簡司憲典爾能悉心奉職正色敢言要務多見於披陳絕塞爭傳其風采茲以考最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在廷之臣得言之又得行之者惟御史耳埋輪攬轡非異人任也爾其懋哉

山西道御史孫愈賢

勅曰御史執簡殿中按行郡國察舉非法至要鉅也爾具官某器識高閎才資敏茂蜚英廷對奉職使垣簡畀西臺典司邦憲都下著埋輪之績粵西高攬轡之風最績來聞朕心嘉悅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蓋古稱御史比之權衡繩墨由其無私而素具爾爾旣以直節簡在朕心尚益繩糾愆違舉刺得失以副朕振揚綱紀之旨欽哉

山東道御史劉霖

勅曰御史執簡而入持斧而出貞肅官常激揚吏治非雅亮勁正之士不易稱也爾具官某器宇端凝才猷宣朗蜚英廷對宣譽使垣簡畀憲臺典司屯

務剔蠹釐弊裕軍國之需揭綱引維識朝廷之體
茲當考績朕用汝嘉茲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
爾已陛辭按事江右所貴按臣者不隨不激不茹
不吐非獨以鷲擊霆迅爲風采也往循厥官無廢
朕命

工部虞衡司郎中程奎

制曰國有六職工居一焉乃若大工繁興綜理荒度
其爲繁劇則諸司無與並矣爾具官某性資敏練
操檢清勤發跡賢科著聲繕部洊更水衡之署屬
當鼎卜之時量物程材惟飭惟悉及告成事維爾
之能頃已擢貳光祿卿而所司以爾最績來奏是
用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光祿職尊上供
署在中禁而介卿寔左右之豈惟以是酬爾庸也
亦惟挈前功責後效朕命不易汝其懋哉

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孫有敷

制曰天下事皆以三尺法爲準若夫察麗求中則存
乎其人焉爾具官某發軔鄉闈振鐸黌序爰從胄
監升列民曹以爾閑於文法畀爾欽恤之任而爾
執心平恕操法精嚴諸所平亮寃獄叅決疑奏翕
然有明允之稱嘉爾最績是用授爾階奉政大夫

錫之誥命夫天下郡國獄皆仰大司寇大司寇以屬諸曹郎下之按鞫于是乎終上之決斷于是乎始始終之間汝其念哉

禮部員外董基

勅曰秩宗之屬華選也虞廷之命曰直哉惟清固知非清非直不得爲秩宗屬矣爾具官其心本忠讜氣復恢弘射策春闈服官秋署廉平執法慷慨敢言雖在下僚靡渝貞亮旋賜環於北塞俾鳴佩於南宮夙夜惟寅于茲三載茲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惟爾左遷未幾已晉華階朕無所忤于言而無所宿怒于臣亦已明矣勉處中和用副朕意朕則汝嘉汝亦有終譽哉

戶部廣東司主事杜潛

勅曰度支之難尚矣急則病民緩則病國故夫智不能調盈虛術不能通輕重則吾弗任焉爾具官其才資敏茂器識醇明射策賢科分猷民部俾筦錢穀之任充使吳淞之間克理耗穰惟明出納程爾勞績已正郎闡茲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夫今民力已窮國計告訕漏卮難塞竭澤可虞爾旣受廷綸復綰司綬當亦有以寬國家之力佐百姓之

急者乎勉庀乃事無廢前勤

兵部車駕司主事申用懋

勅曰駕部之任郎選甚高職在奉車屬在司馬亦以贊戎務佐籌策也爾具官申用懋器端而雅才秀而文射策春闈分猷夏省稽叅惟允勤恪不渝庸展錯於邊籌寔淵源於家學英資方銳大受可期茲以考績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詩稱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本其所由顯以翼翼之猷在也爾旣以稱職受此褒予尚益篤忠貞世濟其美以爲國禎罔俾周士專美於前欽哉

吏部考功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張雲翺

勅曰朕方綜核名實天下吏治蒸蒸起矣進絀詳允則考功之司存績用旣成璽書所首逮也爾具官某器宇端醇才資朗劭頃從邑令擢置銓曹而爾清正無私恪勤匪懈別品流以開大公之路明黜陟以杜羣枉之門揆爾贊佐之勞宜有褒嘉之命是用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頃移爾選部考功主計文選主銓此兩職舉而天下賢不肖得其平矣書不云乎知人則哲能安人爾其懋哉

河南開封府知府王見賓

制曰開封一大都會也風俗褻而市獄繁非夫酌寬
猛權緩急者弗任也爾河南開封府知府王見賓
性行高雅明習政事出爲理官入爲比部中外皆
稱其廉平擢守大邦剴理繁劇歲數不登以政爲
歲有擊強之明無烹鮮之擾朕甚嘉焉是用授爾
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大梁當天中四方所
視效吾所以褒勞爾意不獨爲開封也益弘爾猷
比於潁川渤海風示百城垂則羣吏則予女嘉欽
哉

直隸淮安府同知徐伸

制曰盤錯之郡二千石不能獨理也惟是倅貳之官
是攝是贊匪資雋茂曷藉勛爾具官某持身端
慎應事宏通簡自鄉闈分符壯縣畀之佐郡職在
行河乃能夙夜在公恪勤匪懈民不用擾河以安
流厥勞茂矣茲已擢留都計部而所司以爾舊績
來奏是用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留都根
本重地而積貯天下之大命也稽覈出入籌策耗
登爾往敬哉無使治賦之最出治河下也

兵部武選司主事劉復初

勅曰大司馬本兵柄而分猷分念則厥屬寔贊襄之

郎選甚高不輕畀也爾具官某品格高華表裏讜直掄魁西省擢秀南宮筮仕民曹踐更夏署才堪游刃志在請纓國儲既裕於轉輸邦政復明於銓授茲當課最朕用汝嘉是用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古稱司武之署重於文昌朕文武并用非有所偏重也爾尚一心營職協比乃長以清武階進用之路朕則有崇寄焉

刑部河南司主事董宋儒

勅曰法者天下之平也覆讞論報皆在諸曹郎而後大司寇取衷焉爾具官某才猷敏達器識醇明奮跡春闈列官秋秩而能明恕折獄恪慎守官小大以情辟宥惟允茲以考績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今法禁詳矣而吏弗任舞文析律元元安所必其命哉勉思敬恤以稱朕止辟之意

大理寺評事雍之可

勅曰國家設大理奉三尺法以平庶獄非明慎之士不輕畀也爾大理寺評事雍之可起家經術司國刑章廉平不苟文法無害綜爾勞績不愧其官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廷評天下之平也

有司讞議所不能決者移廷尉平之廷尉一傾而用法者緣爲輕重矣爾尚明罰勅法察麗求中比跡往哲尚亦有終譽哉

中書舍人劉綵

勅曰一藝一能之士皆得列在三宮及于恩數不以途格限也爾具官某才度明敏器資馴雅操鉛槧之業在侍從之班日月久矣恪勤不怠是用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自爾執筆給事左右錫命者三矣周旋嚴禁游被恩渥可不謂榮焉方圖爾勞無忘悉飭

山東兗州府同知高自修

制曰東魯控河濟通徐泗故稱望郡長貳雖異與朕共理均也爾具官某器識通明才資敏練兩更壯縣再佐明邦廉靜守官精勤集事課書稱最薦牘交升茲已陟爾留都幕府而所司疏爾舊績是用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留都根本地也督府主兵柄文臣叅軍事意宏遠矣南北並重文武相資益茂爾猷以光朕命

廣西梧州府鬱林州知州江龍

制曰吾甚重考課而念遠方之吏非有勞無過及有

任舉者不得考而遠方使者不時至其程功見效
被璽書者十不得一焉爾廣西梧州府鬱林州知
州江龍以鄉薦入官越在荒服倅我晉與守我左
陽比于今三仕不易地十年不易節朕甚嘉之茲
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嗚呼吾何爾述之有
綜名實累功效以登進羣吏卽萬里外不難見也
爾無毀成朕不忘遠欽哉

山東濟南府德州知州趙可學

制曰國家仰東南以給而德州實爲綰轂是惟盤錯
地守不易稱也爾具官其才諳精明猷爲敏練初
宰劇邑擢守通津爾乃益勵清修克堪繁鉅理絲
無擾游刃有餘茲以三年課最特授爾階奉直大
夫錫之誥命夫朝廷錫命臣子視其事繁鉅理絲
程勉爾有終朕且陟汝

順天府涿州知州王道定

制曰國家錫命程臣子勞伐而畀之若輦轂近遠
肱重地固非他郡大夫比也爾具官其敏練之資
通達之識筮官首邑繼典大州而爾治劇有
理
焚無擾計書稱最從事獨賢是用授爾階奉直大
夫錫之誥命夫親民長吏所貴撫摩節約使
有

北漢集 卷三十一 一三
寧宇不以飭厨傳稱過使客爲工也詩不云平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爾其念哉

直隸揚州府推官李春開

勅曰郡國治效無如政平訟理而鞫讞之任獨屬理官執法之吏明主之所重也爾具官某起家齊魯司理維揚修憲令以守官緣經術而飭吏令聞蔚起最績來聞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朕念律令繁多而不約比詔所司申定條貫以與我司憲之臣共之書不云乎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刑之不衷民之多僻爾慎念哉

廣西梧州府推官莊敦義

勅曰朕念遠方之民猶轂下也故擇良司理專推鞫之任既有成績可後褒嘉爾具官某發軔賢科鳴鐸師席朕以明刑弼教之義擢爾理官而爾廉勤奉公明慎折獄芳猷旣著茂績來聞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蒼梧據九嶷之勝當五嶺之中漢法雖懸夷風未革必使萬里之外知有三尺之平益勵初誠以永終譽欽哉

陝西鞏昌府推官任應徵

勅曰獄者萬民之命臺使者有所按鞫輒以屬理官

不獨一郡也爾具官某器識端疑才猷通暢爰從
上第司憲名邦而能砥礪官方精核吏事五刑惟
允庶獄無冤積有年勞騰於薦敘是用授爾階文
林郎錫之勅命夫鞏昌於關中稱望郡比歲不登
民食寡乏或以饑寒離於理朕甚憫之爾旣以治
行褒矣其益務平亭冤抑頒行寬大以便安百姓
稱朕意焉

山東樂陵縣知縣趙永祿

勅曰古稱齊地人物輻輳衣被天下最繁劇矣非才
明有司烏能勝其任焉爾具官某始司教鐸繼領
邑符嚴而不殘明以有執四郊無擾三尺常懸吏
戢民安令行禁止茲以報政授爾階文林郎錫之
勅命夫所貴長吏者寬猛並用緩急有槩故足稱
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爾往懋哉無失
詩人之旨

浙江温州府樂清縣知縣吳華

勅曰明主不以浮說加功實之上故雖譽言曰至必
叅伍其理効而後褒勞之典行焉爾具官某起家
甲第試宰名封操行清修勞心撫字廉平不擾悃
幅少文薦牘屢聞程書稱最是用授爾階文林郎

北漢書 卷三十一
錫之勅命夫東嘉之俗儂巧器訟可以大度長者
坐而鎮之難用苛細操切理也移風易俗還之朴
茂朕且觀爾德化之成焉

陝西西安府整屋縣知縣南邦化

勅曰以關中歲時之不易朕夙夜念之未有奇績
慎簡長吏使得各行其意以安民而已爾具
器資端飭才諳茂明爰自廷掄遴司邑牧
勤集事節愛宜民蔚有賢聲播于朕聽是甲
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整屋西京之屬也漢
良惟京兆內史爲最盛爾尚悉心營職比跡
嗣有顯陟不汝靳也欽哉

直隸真定府隆平縣知縣林天秩

勅曰漢良吏治行卓絕乃得被璽書夫奉法循理亦
足爲治矣何必奇也爾具官某向以鄉闈之秀往
攝師席蒸蒸有造士之效故擢爲邑牧乃能平易
近人廉明爲理庭無疑滯民以和寧斯亦稟稟德
讓君子矣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蓋吏治
之弊往往驚虛聲無實效亟褒進悃幅之吏示天
下以向往勉爾宦成無失朕意

直隸鳳陽府定遠縣知縣孟醇

勅曰定遠 高皇帝湯沐地令甚重不易稱也爾具官某脫穎鄉闈分符壯縣邑有可書之績民切已去之思歲計有餘名實相應祥琴在御化瑟方調茲已補爾羅山而所司以舊績來聞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羅山吏民不相得故命汝往蒞之朕且挈前功責後效矣勉爾終猷以須隆任欽哉

山西平陽府翼城縣知縣卜自用

勅曰百里之衆宅心於令有能崇憲明理惠我元元朕且下璽書寵異之爾具官某擢秀鄉闈蜚聲民牧兩治壯縣數列薦章以歲時之不易而四境晏然民用不擾是可以觀政矣茲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絳晉故都也民勤力嗇于用其尚有陶唐氏之風耶國儉示以禮朕且需爾德化之成焉直隸池州府東流縣知縣陳承芳

勅曰朕保惠元元責寄長吏其有奉法循理登明課最者則褒勞之典行焉爾具官某起業鄉闈蜚聲儒校嘉其經術試之吏材民以惠孚事由敏集休問翕然著焉茲以奏績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士砥礪名行始未嘗不銳而後稍異也爾尚益

懋遠猷永終令譽朕且觀爾成而顯庸之爾往欽哉

陝西鞏昌府通渭縣知縣井濟博

勅曰秦隴遠垂天末非有露積而關內流移以爲歸非良有司誰當拊循之者爾具官某起自鄉闈遴司邑牧三載守羔羊之節四郊有鴻雁之安蔚有賢聲騰於薦敘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關西苦旱江北苦水此兩者朕所側身以憂者也以爾治邑有異等之效故擢爾爲邳州守盤錯之地爾才適宜圖爾舊勞佇觀新政

河南汝寧府汝陽縣知縣劉汝康

勅曰夫令者所使承流宣化寄元元之命者也治行純茂而不褒異士將何勸爾具官某才猷宏暢識度精明爰自賢科出司劇邑乃能勤恪集事豈弟宜民考試功能名實相應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漢世良吏稱盛而潁川中牟爲之最則以敷政中土聲聞易訖也爾儀圖之其則不遠往懋乃績尚亦有終譽哉

戶部照磨楊應尾

勅曰人臣不愛其死以報國吾何惜一命不以慰其

北海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子而况其子又任職之臣乎爾具官某乃原任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繼盛之子以忠貞之裔抱練達之才特荷恩階筮官計部叅稽登耗休有令聞可謂不愧其世矣茲已擢爾太常掌故而所司疏爾舊績故授爾階修職郎錫之勅命惟爾父之忠烈爾是以及此嗚呼念哉

順天府宛平縣主簿盧茂

勅曰輦轂之地非獨其令重也卽丞若簿亦必登簡俊良治成得奉壘書外邑無敢望焉爾具官某學世其家才適於用發身監冑典職簿書廉明守官勤恪集事茲以三年考績授爾階修職郎錫之勅命夫朕所需者才耳不以途格限天下士勉營爾職無怠于成

鴻臚寺鳴贊衛天命

勅曰朝廷俯臨萬國非以禮則天下不肅此臚人所爲設也爾鴻臚寺鳴贊衛天命發身監冑典職廷儀歲時滋久而恪勤不怠免於過愆則亦宜有以褒之茲授爾階登仕佐郎錫之勅命服此休嘉無忘茲飭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二

齊郡馮琦用韞著

奏疏

宮詹稿

為災警異常

聖心悚惕謹進忠規以禱修省

疏

銓部稿

為災異疊見時事可虞懇乞

聖明謹天戒憫

人窮以保萬世治安疏

為撫臣待命已久封疆關係非輕懇乞

聖明

蚤賜批發以便責成疏

為陽春屆期典禮萬分難緩懇乞 聖斷蚤賜

允行以重國本疏

為內使侵越職掌懇乞 聖明嚴行戒諭以一

政體疏

為三陽屆節三禮屆期懇乞 聖明早賜舉行

以隆 宗社大慶疏

為行取原係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 聖明

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宮詹稿

為災警異常 聖心悚惕謹進忠規以禪修省

疏

竊惟臣等備員講讀夙夜積誠思竭尺寸迺章句日
進而旃屢稀臨每念官以講讀為名以獻納為職顧
徒叨清華之秩時霑寵賚之頒曾無毫末之裨少為
高深之報臣切愧之數欲披陳而未有當也今者天
災示異 聖諭省躬當儆戒之方新正勵精之一會
此天之所以相 陛下也是以臣等不揣陋迂輒塵
睿聽臣聞古訓有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以天做書
陶鎔

極狂可謂

聖夫聖去狂遠矣。一周念卽至於狂，狂去聖遠矣。一克念卽可以聖，矧我皇上膺神聖之資，運英明之畧，所以感皇玄塞，輿望惟在一念轉移間耳。克念之實莫如以義理養心，以親儒臣爲要，益人心憂勤惕勵，則欲消理明，安逸惰慢，則理微慾熾。臣伏覩十五年以前，皇上常臨講筵，操存道勝，尚欲超貞觀之政，以別求十五年以後，經帷罕御，培養功疎，遂乃厭堯舜之道而弗講。以前則上下交泰，人無異言，以後則元氣壅闕，下有缺望，而今且蒼穹以譴告矣。皇上試思後先之所以懸判者，何居則儒臣不親，一念作輟而理慾之消長殊也。昔講讀時，昧爽視朝，非風雨不免，乃今彌年曠歲，不得一接。威顏君猶日也，豈有十旬不見日而天下不皇皇者？君臣相隔，上下不交，政務必多叢脞，人情必多玩愒。方聖明在御，誰敢爲奸，英主作事，當爲後法。萬一異日無今日之英明，有今日之隔絕，旁落下移，必從此始。豈以神聖而遠慮不及此也？昔講讀時，郊祀必親，遇災步禱，今皇上不親執珪幣以事上帝者，數年矣。上天譴怒，至於焚燬。宸居視往時旱災，孰爲切近？若不詣郊壇，自陳怨艾，以答天意，而止於遣官恭代。

豈謂代者之恭卽可以謝天譴回天怒也此時而不親郊則復何望也昔講讀時禘祭時享齋居致虔今皇上祭不至 太廟齋不至文華殿者數年矣方被災時 皇上所望於 九廟之靈者豈不甚切九廟所爲護佑於冥冥之中者豈不甚力詩曰顧我蒸嘗湯孫之將意者 九廟神靈思不見 皇上已久庶幾於恭申報謝之時思一瞻 廟貌亦情所必至也昔講讀時推心委大臣坦懷待羣臣今言疑其私事疑其黨大寮旣多懸缺庶官亦或另推有章奏未必用其言有論救反以重其譴上蓄疑以待下下懷見疑之心以事上至今腹心之臣惶惑不敢斷耳目手足之臣逡巡莫知所措 陛下將誰與治天下也昔講讀時起用建言諸臣優容直諫諸疏今言官而言旣以言罪之不言又以不言罪之比者兩都臺諫被逐旣空兩月以來遂無敢以言進者此豈真無可言直是畏 皇上積怒不敢言耳夫欲人不言甚易然臣下之利非社稷之福也昔講讀時亦嘗懲二三宦寺而罰止遠譴罪不株連今因一人而及數人拷數人而及百人鞭朴滿前追攝載道凡在僕御之列誰無狐兔之悲法行貴近自是英主美事亦須寬

嚴相輔威惠兩兼左右之臣近在肘腋人人自危非完計也凡此諸事之偶失皆始於聖志之未清聖學之久廢京房易傳曰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思道無如御講臣願皇上乘此天戒大廓天聰毅然淵思沛然允蹈臨御講帷緝熙聖學則聖政日修聖度日廓郊廟自享上下自交古人有言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此之謂也臣等所言不能出廷臣之見區區忠款但願皇上設誠而致行之蓋人情不儆則不奮然以儆而暫奮者亦以儆既往而漸忘天意不誠則不格然以誠而思格者又以誠未至而靡應更願蚤發德音下明詔時不可失也天不可玩也勿以修省爲彌文勿以悔悟爲細故蓋秦誓不悔則西雍不霸輪臺無詔則海內必危故穆能自責至進列於周書而武一罪躬卒稱善于漢紀國無災異可謂幸矣賢君以爲天其忘我而畏之災異降罰可謂不祥矣詰人以爲天心仁愛而勉之皇上儻加垂察聽臣愚計臣等得執經從事精白承休則有大榮矣不然者臣等實曠官是懼有引身求退而已安敢用素餐而趨丹陛哉臣等干冒宸嚴不勝惓切屏營之至

銓部稿

為災異疊見時事可虞懇乞 聖明謹天戒憫
人窮以保萬世治安疏

深致

臣等竊見九月中太白太陰同見于午又聞狄道山
崩成坑更于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太陰經天太白
晝見相近相犯已為極異乃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
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臣等
欲有陳說懼涉煩瀆顧身為九列同國休戚安有災
變若此而恬不動心心知其危而不以告君父者竊
聞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民安則天示禎祥民不安則
天垂譴告欲承天意當順人情近來天下賦稅之額
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實之戶比二十年
以前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使出而百
姓之苦更甚於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於礦加
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夥盜公行至殺職
官家屬十餘人而地方官不敢以盜聞臣等以為此
非細故也 皇上憫念小民不忍加派德意甚盛臣
等豈不仰體第奉差諸使各圖其私跟隨奸徒動以
千百 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 皇上欲愛民
而彼專欲害民 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

增其五國祿
僅一耳

此可了也何
可說也

此老不怕
也

細入無同
今日鮮
人也

皇上責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 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先瘠民方能肥已蓋近日有神奸二種其一專務窺探 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之手以上之其一專務剥害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行之運謀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宿儲止憑營運但奪數錢之利已扼其一日之喉至於富民更被傾害誣以漏報國稅誣以盜賣礦砂誣以私販官鹽誣以偷藏禁木粧成局面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需求不遂立見傾家無地可容有天難訴利歸羣小怨歸

何所出也

朝廷假令民間不窮而怨民力猶堪不怨而窮民心猶固今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怨一呼易動易動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心洶洶不定一有風塵之警誰心為可保者夫哮拜誅關白死此皆用人丁以為兵用民財以為餉若一處小民倡亂各處小民應之於何取兵於何取餉乎 皇上神聖洞知今古自秦漢以來天下危亂之由惟有四字曰人人嗟怨而已臣不敢言其遠 皇上試差親信忠實之人訪問都城內外里巷歌謠令一一具實陳奏則民之怨否居然可觀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 皇上翻然改悟坐

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發而奸民搜括之
奏又見允行卽如何其賢欲徧解天下無碍官銀一
節各處錢糧皆有定額所謂無碍云者不過支剩羨
餘近日征調太頻征求太急正項錢糧尚多拖欠羨
餘支剩何處得之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碍
爲無碍亦將指無銀爲有銀必將正項公銀半充進
獻公用無措又派民間庫藏旣空閭閻旣敝有司一
有爭執輒謂阻撓身且不保何有於官官且不安何
有於民竊謂天下之財宜散置天下譬如一身榮衛
當流布一身若盡括肢體之血置之心腹之間四肢
旣已空虛心腹亦將脹滿又如仇世亨奏徐鶴掘墳
一節事之有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豈有一墓而
有黃金巨萬之理卽使有之亦當先下撫按覈勘虛
實分別首從先正其掘墳之罪而後以掘墓之財入
官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資財者也片紙朝入
嚴旨夕傳卽有深寃誰敢辯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
扳及多人但有株連立見夷滅輦轂之下尚須三
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至賤之流操此生
殺極重之柄此風一倡誰不效尤何地不可爲金穴
何人不可爲撲滿已同告緝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

身與
若
近

可憐

等方欲陳奏而高時夏戴君恩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傾府庫之藏豈無盡日窮天地之產寧有足時奸内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日猶望其日減今日乃更患其日增不至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肯止伏望皇上穆然深思超然遠覽上天可畏小民可憐亟與廷臣共圖修弭杜中臣攘奪之路絕羣小窺伺之萌無令四海蒼生之衆結怨清朝無令千秋青史之編貽累聖德臣等有心恤緯無力回天所望者九廟之神靈所恃者九重之英斷耳臣等不勝懇祈待命之至

為撫臣待命已久封疆關係非輕懇乞 聖明

蚤賜批發以便責成疏

竊惟天下大計欲興吏治莫急於腹裏之撫臣欲飭武備莫急於邊方之撫臣地不可一日缺人人不可一日廢事至公以衡其用舍至斷以定其去留使其心無嫌猜事無顧慮然後可以展布四體綜覈羣寮致理之原莫先於此今天下巡撫中待命未下者四人久缺不補者一人請為 皇上陳之宣府巡撫王象乾先因科臣叅論奉旨留用再疏自理固乞勘明臣等看得本官節省獨多怨勞不避擬令照舊

供職已經兩月未奉明旨本官前蒙留用既不敢
屢牘以乞歸後請勘明又不敢開門而視事宣府外
隣驕虜內拱京陵若撫臣終日杜門則邊政何由整
肅臣等請皇上之批發者一也山西巡撫魏允貞
廉潔正直當爲天下清官之冠臣等實心重之但其
家有老父九十有三兄弟三人惟貞尚在報親日短
報國日長卽有傾陽戀闕之心可勝愛日瞻雲之感
乞歸之疏十有三次念其獨子實出至情況係邊臣
更宜體悉是以臣等覆擬准其歸養已經一月未奉
明旨夫臣子捐爵祿以養親可以觀孝朝廷昇

臣子以將父可以勸忠於臣下爲至恩於清時爲
盛事臣等請皇上之批發者二也遼東巡撫李植
撫治衝邊素敢任事因虜騎之突入致撫按之相持
氣以激而愈爭事因爭而漸大各操一心各持一喙
不但承委司道無所適從亦恐將來紛紜何時可結
臣等與兵部都察院議速更王業弘之差以查勘付
之後人暨解李植之任以效用俟其異日已經兩月
未奉明旨本官辯疏求去不妨允其暨歸如尚愛
惜其才亦當諭以任事若但留中不報轉令退進兩
難當犬羊交伺之時既當防其再入處鷓蚌相持之

勢又當慮其兩輕倘致邊疆之柄別有所歸恐於國家之事貽害非小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三也雲南巡撫陳用賓先因科道糾拾奉 旨留用本官辯明之後又復以病乞休臣等以其閱歷已深事體亦練但歸心既決王事方殷更俟再疏之來又出半年之外是以覆擬回籍調理以俟後用已經四月未奉 明旨竊念滇省多事密邇播酋外有震隣之虞既憂蠶食內有同室之鬪又復鴟張若不定其去留何以資其彈壓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四也福建巡撫金學曾以病乞歸奉 旨回籍調理遂該廷推

國老之

那德忠于君者不能也

六人未蒙點用福建去京七千餘里學曾候代已是半年即使此時有官到任仍須數月可令瀕海之地久無仗鉞之臣即學曾志專報 主不以三已之令尹為嫌而各屬人各有心能無以五日之京兆相待兵政何以振飭憲體恐至陵夷前官既去而尚留已繫其將歸之足後官久推而不用又灰其向用之心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五也以上撫臣或係沿海或係沿邊並以綱紀之官典封疆之任 朝廷使持綱紀之人重則 陛下之綱紀重矣使守封疆之臣重則 陛下之封疆重矣上待之者重則自待必不

不至廢

敢輕自視其事急則其下應之者必不敢緩若上視其官可有可無則名雖任人而委寄之意已輕彼視其身可進可退則名雖任事而考成之心漸懈屬吏視其事可行可止則名雖申飭而粉飾之態必多小民視其令可從可違則名雖奉行而警惕之心必少以此安內下僚必至於輕上官以此攘外夷狄必至於輕中國臣等竊謂百官員缺皆當速補天下章奏皆當速下而就中最急最要者則巡撫去留是也臣等謹效古人補牘之義將前疏節畧進呈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俯賜省覽併近推延綏巡撫一併批發施行庶幾封疆重寄不至久虛綱紀重臣不致久缺吏治可興而武備可飭矣

唱呼乞

為陽春屆期典禮萬分難緩懇乞

聖斷蚤賜

允行以重國本疏

臣等竊惟 朝廷舉事必順時令而後可以迓天休必遵 祖制而後可以垂國典 列聖以來元良之建或以四五歲或以十餘歲若十九歲而未冊立者前此未有也十五歲而冠十六歲而婚即我 皇上睿齡十九已有弓韉之祈至次年而 皇長子生若十九歲而不婚不冠前此未有也臣等前以冠婚為

請益先其急者而後及其大者乃蒙 聖諭冊立冠
婚一併舉行益先其大者而併及其急者 聖謨睿
斷萬萬非臣下所及臣等未及期不敢言遵 聖諭
也已及期不敢不言亦遵 聖諭也待 命月餘未
蒙批發 聖衷淵默或欲俟兩宮之成乎而禮不必
俟也 皇上所居曰毓德毓德嘉名也就此地以行
青宮之禮甚宜稱也斯干之詩益爲落成而作曰宜
君宜王則有立元子封衆子之象焉曰維熊維羆則
有保子孫垂嗣續之義焉今若沛發德音舉行大禮
比至兩宮告成 六龍還御吉祥善事如斯干之詠

無不畢集臣等以爲兩宮之建因三禮而增華三禮
之成不必因兩宮而始舉也喜事臨近之 旨屢諭
戶部得無欲俟該部金寶之進乎而勢不能俟也
皇上大婚費以十七萬戶部所進不啻三四倍矣
皇上有儉德而 皇長子典禮所費乃遠過之恐亦
皇長子所不能安者也且買辦珠寶之額以二千
四百萬而天下賦稅之額止四百萬即使不充國用
不發邊儲亦須六年乃足若以必不能給之費必不
能應之命欲取盈而後舉事則幾無時矣臣等以爲
珠寶之進原於大禮無重輕大禮之舉亦不必因珠

寶爲行止者也伏乞 聖慈勅下該部擇吉具儀乘
春明之候舉冊立冠婚之禮則吉慶萃於 九重而
歡聲騰於萬國矣

爲內使侵越職掌懇乞 聖明嚴行戒諭以一

政體疏

比者張忠叅論夏縣知縣韓薰奉 聖旨云云韓薰
爲中官論劾已蒙 聖恩寬處臣等豈敢復有煩瀆
但上關 典制下關職掌有不容默默者夫舉劾必
付之撫按者何也撫按職在察吏者也採道府之公
評訪里巷之輿論某也賢某也否其有才地不相宜

者據實上陳然猶下本部題覆而後處之今張忠徑
署才力不及徑擬量調簡僻非法也比者潘相留已
陞王官沈榜爲通判已竊撫按薦舉之權張忠徑擬
韓薰爲才力不及又侵撫按叅劾之權使中使而可
以叅人薦人則 朝廷設撫按何爲哉有司守正以
犯中使之怒則不可以爲官枉道以徼中使之喜則
不可以爲人臣等亦不知有司何以自處矣蓋中使
奉 命而出有司原非敢相侮中使亦自與有司無
讐止據供應之豐儉憑叅隨之喜怒而地方更有一
種土豪猾吏屢犯大罪者一逃入中使左右有司皆

不敢問一問卽禍立至矣張忠之叅韓薰實出部民
李成業膚受之愬彼旣以數語塞其耳以一手障其
目以爲其所欲爲任其縱橫則剝削小民以啗中使
一經發覺則激怒中使以嚙縣官卽張忠疏中所云
李成業毫無過犯因巡按訪察而抵解刑繫者益其
本情也夫中使可以明操撫按舉劾之權所侵在官
守部民而可以陰操州縣去留之命所壞在紀綱
皇上乾綱在握左右無敢壅蔽欺罔而奉差諸使乃
敢顛倒是非侵官越局假借公事以圖遂其私臣等
竊恐漸不可長而事不可訓也漢世之末守令多出
中官門下貪濁混淆相與爲一而後天下大亂若中
使而可以舉人劾人稍有志行者皆以異同取罪而
回面汙行之士乃始公然與中使爲一同取諸百姓
而分置於其橐中使可以牢籠有司有司可以交結
中使比之漢時更便更速蓋漢時不舉劾而今日漸
得舉劾故也臣聞守法者當慎其始一侵之無所不
侵矣今日守國家之法正當從一判自今始故敢
據法以請伏乞皇上嚴諭太監張忠以後止督理
礦務毋得干預地方政務官員賢否其韓薰應否應
調仍聽撫按查實具奏庶公論在天下大權在朝

廷而各處內臣亦凜凜奉法矣

爲三陽屆節三禮屆期懇乞

聖明早賜舉行

以隆 宗社大慶疏

臣等以 成諭久頒 大典宜舉屢疏披陳未蒙

賜報臣等切惟儲爲春宮震爲長子舉大禮宜以春

謹以立春之日合詞上 請謹按冠禮十九見正而

冠婚禮之行率以仲春詩人所爲詠桃夭也今遇新

春 皇子年十九矣見正月矣屈指則仲春矣考古

禮叅時令無一毫不合者禮不可更緩時不可更待

惟 皇上垂聽焉臣聞漢臣有言蚤建太子所以重

宗廟也冠必於廟婚必廟見 皇上臨御二十有八

載而 清廟之中始見此盛舉在天陟降寧無快然

皇上試推 九廟之心而禮可速舉也父母之愛

子也又愛其子之子 皇太后自含飴弄孫以來日

盼盼焉望其成立也冠禮行始勝衣冠矣婚禮行始

望嗣續矣子以及子鴻儀快覩於東朝孫復生孫燕

喜倍增於長樂 皇上試推 皇太后之心而禮可

速舉也夫舉大禮者緣人情者也時未至不敢舉愛

惜之也時已至不得不舉體悉之也無論 累朝以

來代有彝章卽我 皇上十歲而冠十六而婚至十

九則莞簟之夢已徵震夙之祥已協矣自天子以達於下禮卽不同人情不相遠也 皇上試自推其心而禮可速舉也往時未奉三禮並行之諭羣情無不日夜以憂者及去歲沛然發德音無不相向手額以賀者未及期無不引領翹足以望者及期無不萬人一心萬口一詞以請者喜極而望望極而疑疑極而憂已而得所請則又復大喜此其故何也欣戴 皇上而因及於 皇上之子遵奉 聖諭而必覲於 聖諭之行耳 皇上試推中外百僚遠近萬邦之心而禮可速舉也蓋臣等今日之請與往歲異往時陳請雖切 成命未頒諸臣廷諫之意多發端自下而上上絀之今日之事則 聖諭定於一年之前而公請於一年之後故臣等將順之意多決策自上而下守之夫 儲宮天下之大本也冠婚天下之大禮也 君父有成命而臣子奉之天下之大順也去歲有成言而今日踐之天下之大信也願 皇上敦大信成大順行大禮建大本以安 九廟之靈奉 聖母之歡於 天子益尊天下益安而中外百僚遠近萬邦之心益服臣等不勝欣忭懇請之至 爲行取原係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 聖明

北海集 卷三十一
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竊惟行取一事始於前年十二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 輦轂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明旨閣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閣部大臣尚未能有所感動况於疎逖下吏羈旅孤臣卽有苦情安能自達於九重之上哉顧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 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各官先任而徐考其成言官先考而始授以任是維鉅典夙號至公今諸臣已奉徵書來集 闕下旣離舊任未授新銜

旣不得卽列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 祖宗令典一時墮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爲典制惜者也事各有宜政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徵已而報罷當時尚謂以一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罷恐爲有識所窺况此徵召之臣並奏循良之牘其召之也似欲用之其不報也似欲置之

召本有名置之何罪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
身於忽毀忽譽之口而 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
忽行忽止之間如雨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乍冷以
前博訪精選之 旨都無歸着詢嘉納讜之意總屬
空談此臣等所爲政體惜者也外臣華選無如行取
不但上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今諸臣來從下國如
望班生之塵及其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
亦皆有俸謫臣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
食使天下之士有拊襟裹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
宦何必好官好官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
反不如優游歲月儘可序遷何必勵精博此徵召是
使平常借口材雋灰心撫按舉薦何爲部院採訪何
用畧無風勸人誰信從此臣等所爲吏治惜者也天
下人才惟上所養獎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旣須才才
必資氣士氣振則才亦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諸
臣始進譬如花木向早春葵藿傾初日已遭頓挫不
任摧殘氣旣沮矣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之
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
鍊守彼三緘影消松栢之烏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旣
不敢吐任者亦不敢爲率天下之士而歸於依阿唯

諾委靡退阻必自此始臣等所爲人才惜者也此四者於時於勢萬萬不可再緩而臣等一念爲國赤心更在 聖德聖度又不止如前所稱四者緣諸臣待命旣久中外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忤不欲後人效之或謂因朝有缺失不欲下臣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已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身名誰不欲結知 君父何苦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私或出忠悃不忍不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卽在前人尚有可諒况以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疊受瓶耻李代桃僵譬如江湖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旣過浪痕已平豈可更執後舟欲償前罪治亂之跡具在前史不論袞職闕與不闕但論言路開與不開本無缺政彼自妄言彼旣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我方求之轉爲我益惟夫 朝不受言人不肯言前有奸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爲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於仗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恐其長鳴而先禁其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 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鳴珮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庸不效罪在諸臣考選不精罪在臣

等至於早發 明旨惟望斷自 宸衷則聖治益光
 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興吏治養人才此
 方春布令第一義也新歲之始諸臣見臣等於公署
 臣等相顧太息一草一木皆已萌芽而諸臣獨鬱結
 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布而臣等獨黯淡不
 得盡其職既憐諸臣兼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瀆
 若此惟 聖明留神少加察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二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三

齊郡馮琦用韞著

奏疏

銓部稿

為仰繹

綸音俯循職掌懇乞速俞考選以光

盛治疏

為遵奉

明旨查革積弊疏

為勦播重務愈處愈惕愈費愈艱敬循職掌懇

乞慎議兵食嚴申法紀究積罪以除久患疏

為科道考選踰期部院職掌久廢懇乞 聖明

俯念勢窮情迫 特允臣等屢請以光盛治疏
爲開誠布公明立規格以絕私竇以清銓政疏
爲臬獍惡臣大蠹 國計首倡阻撓屢抗 欽
命疏

爲中使釀釁多端飾詞過實懇乞 聖明察事
理收人心以遏亂萌疏

銓部稿

爲仰繹 綸音俯循職掌懇乞速俞考選以光
盛治疏

本月十九日該閣臣沈 揭帖奉 聖旨行取之選
自有該部院題請何乃諸臣要譽沽名紛紛瀆擾煩
激是以延遲非有他故也卿言科務寥寥恐有廢事
之憂具見忠愛詳悉便着該部院查有候補起復的
分別奏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久以考選具題未
蒙 批答中外皇皇莫知所以恭誦 明旨始知
皇上原未厭薄言官止以瀆請紛紛遂致淹久既不

欲要譽沽名者求于職掌之外又不欲秉銓執憲者失于職掌之內臣等不勝欣戴不勝悚服即將候補起復諸臣分別奏用已復念諸臣家居日久事故不一既未必能盡來即令就道而遠近不一又未必能即至即令盡至而於額設之官尚自多缺各差職業尚自難兼蓋 國家設南北科臣五十七人今僅存八人十三道南北百四十人今僅存五十二人此皆不及原額十之二三即增以新補十餘人其在一時急用臣等猶恐其未副也今諸臣在北者或一人而兼三差在南者或一人而署九篆患病不得請差滿不得代侍班借及於中翰監禮取盈於幕僚所虛者朝廷之命官所誤者 朝廷之政事臣等職在用人安忍不言且行取諸臣聚之則但見其多分之則尚苦其少以四五十人而加以體訪加以考選分爲北科南科北道南道及南北各部屬官每一衙門所增能幾何伏望 皇上俯賜俞允使天下知以前之稽遲者因諸臣之瀆煩今日之 俞允者因部院之題請而臣等所以得盡其職者皆遵 皇上之明旨諸臣所以得效其用者皆出 皇上之德意勿論感恩圖報當益倍于往時即傳之四方增益 聖德聖政

者亦非小補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為遵奉 明旨查革積弊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本部尚書李戴等題為奸吏非禮投送銀器大干法紀乞 賜嚴究以塞弊竇事奉 聖旨這奸吏投送銀器大干法紀着法司嚴提究問依律重擬其祛冗後裁頂首禁餽遺緝走空等事你部裏嚴加從實整頓以絕弊源毋得因仍姑息致令法紀日壞欽此又該本部文選清吏司主事趙邦清奏為異常奸吏結黨陷害官長因而暗投銀器希圖中傷事奉 聖旨這都吏如何輒敢將銀器暗投本管官好生贓汗放肆王炫這厮並李炤王炫都着法司嚴提鞠問從重擬罪具奏考選頂替等項着吏部勘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才能駑下待罪銓衡夙夜在公誠不敢不竭力以圖報稱惟是事如蝟毛弊如鼠竇耳目之外寧必其無伏奉 聖旨責臣等以整頓屬臣等以勘議臣等不勝悚仄除王炫李炤王炫等拿送法司嚴究外謹以先年生弊之由與今日流弊之極及目下救弊之策分別四款敢為 皇上陳之

一裁頂首看得頂首相沿夙稱積蠹先年曾創遞減之法開告蠲之門始未嘗不振刷而後卒陵夷也此存其一彼增爲二前增其二後益爲三人復一人日復一日積漸侵尋濫觴至此若從茲一切釐革使歷年積弊斬然一清豈非臣等至願今上自府部下至州縣未有一衙門無吏胥未有一衙門無頂首頂首之吏幾數千輩而弊之相沿歷百餘年以百餘年之弊而獨使此時此輩當之盡奪其所以爲命則數千人皆洵洵不堪矣故與其驟而革之使衆擾而法不可久不如徐而裁之使法行而人亦相安合無查照先經題 准遞減事例申飭力行遇各吏滿日將出過銀數裁減四分之一以後依次遞減責限四吏之後盡數革除每一吏減除旣盡該司具實呈堂以憑查考敢有於裁減之外私增一分一文者以彼此俱罪之贓論不論當裁分數多寡一併查革其有作弊騙錢事發叅送治罪之外亦不論當裁分數多寡一併查革惟守法少過之人始聽其漸次遞減而減至四次大率十餘年亦已盡絕則名雖量裁實盡革也中

間如有願將頂首蠲棄聽從告明分別銀數亦照先經題 准告蠲事例量免省祭復考等項庶幾法行有漸人亦易從四司都吏當該及各項效勞人等後滿即令截日出缺不許私引下首以圖需索並聽驗封司糊名考試分南北字號就中考中棟內遴選撥叅南人北人各一半相兼取用撥叅者一秉於公頂替者一裁于法其在京各衙門吏役人等頂首一體照例裁減施行伏乞 聖裁

一裁冗後照得臣部事務煩重法紀森嚴跟隨人役皆不得入是以門前堂上後堂火房及書寫人等舊額設有執事官吏歲月既多漸至冗濫先該本部尚書孫丕揚銳意裁汰踵行至今法久弊生人情玩愒間有事本無謂而專設一役亦有一役可辦而分屬二人甚而舊者業已滿後而不出新者尚未補役而先入更有一種外家人名色不隸于官而隸于吏需索分例傳遞消息實皆此輩爲之均當一體澄汰難以姑息古稱省吏不如省官臣謂省官不如省吏蓋官方有限吏弊無窮省一吏之後即省一吏之弊

吏少一人之欺弊。即官省一人之防閑。如門吏書房後堂報朝官等項。臣等皆已酌量裁簡。仍置簿籍以稽其入。定年限以勒其出。通查各司以祛串通盤據之奸。註定行頭以杜越例牽引之漸。如有已過期限而久戀衙門。及更改名姓而夤緣再入。及官吏家人擅入各司往來作弊。透漏官事者。定行問革。仍枷號治罪。庶幾法行自臣部始。而公署可肅清也。其在京各衙門冗濫員役一體裁省。伏乞 聖裁。

一緝走空照得臣部選官先以當堂考試定其官。後以信手掣籤定其地。衆目所視。即臣等欲以一官一地私一人亦不可得。近日乃有一種奸徒專以指稱誑騙走空撞太歲爲生計。每遇選官入京。輒言我能識認書吏。我能鑽求囑託。不用見錢可得美官。選官來自遠方。未知部中事體。一聞其語頓起妄心。暗立合同。明寫執照。總計一官應得之缺。不過四五。則四五人之中。亦或有以暗合彼。遂執券而責。如劫如焚。即本官明知官由考試。地憑掣籤。的係被騙被欺。亦如啞人飲藥。不能自語。此輩反持律例重法。以恐

喝之前誘以說之所必入而後嚇以法之所必不敢言此選官所以飲恨而此輩所爲得志者也臣等屢行申飭亦屢經拿獲如莊仁等已經枷號示懲吳順齋等已經叅送法司治罪其餘未經發露者尚多欲絕此弊莫如開選官自首之門以杜此輩諛詐之路凡選官入京遇此等奸徒來相誘引據有實跡擒拿到官定行紀錄優處其有已被欺騙能自悔悟亦許赴部呈稟但將走空之人枷號遣戍本官以自首免罪依舊領憑到任惟以後之發奸爲功不以前之被誑爲罪後日賢否毫不相妨若臣衙門當該都吏及効勞人後敢有需索誑騙干犯法紀則比之外人情更可恨而選官能指實跡赴部呈稟者則本官持身守正可知定行即時優處仍乞勅下廠衛衙門及五城兵馬密切體訪不拘在官在外不時訪拿盡法處治伏乞 聖裁

一禁餽遺看得交際之禮古所不廢然古人授以桃報以李贄以雉見以羔鴈一何儉質雅素也未審何時乃變爲折帕之儀則幾于利交而寵賂矣臣初入京大書榜文嚴禁一切餽遺而積

習難更餘風猶在即今民窮財盡饑饉流離豈可更剝貧民垂死之膏爲貪吏結歡之具大計在邇黜陟惟嚴書問交通已爲不可函儀薦賄抑又甚焉除臣等當事衙門義當門無私謁凡無私牘敢有投送禮物不分多寡定行據法叅究其餘內外官員一切折儀俱宜禁革犯者不問素行賢否但以計吏之時通書送禮即係營求結納定以不肖劣處其有已挂吏議明知不免而多齎金錢廣求奧援仍以有事用財鑽刺打點依律坐罪本部及科道官密訪重叅併

勅下廠衛及五城緝事衙門一體訪拿施行伏

乞 聖裁

以上四款皆釐奸剔蠹之要行之以斷持之以久未有不可革者臣等請更言其本唐臣劉晏有言士有榮進故名重于利吏無榮進故利重于名故天下有自愛之官而無不作弊之吏官執法以察吏則事治吏舞法以欺官則事廢自來吏部司官陞遷之格四司周歷挨次遞轉一司數月即調一司初任之官數月始練比其練習已更調矣以數月之官察積年之吏且以新舊相代因而沉匿冊籍增損文移遲速之

間便有輕重吏弊多端實始於此且司所以更調者欲其徧知四司事也四司之事未徧而一司之事反不精專一司之弊反未釐革則焉用是紛紛爲也司官惟主事在部旣久合將四司主事註定員缺分理庶務不必更易積俸旣深始轉員外郎自員外郎以上然後照舊例遞轉周歷四司之事每一官旣轉須將所管文移冊籍交代明白方許改任則官以久而吏事自精事以專而吏弊自革又釐奸剔蠹之本也伏惟 聖明裁定 勅下臣等遵行謹題請 旨

爲勦播重務愈處愈悞愈費愈艱敬循職掌懇

乞慎議兵食嚴申法紀究積罪以除久患疏

該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會同兵部都察院看得酋自土民訐奏以來煩 明旨勘處者凡十年許迄今難益大禍益慘皆前後地方官意見矛盾經紀舛錯以至于此如始而奉 旨會勘則四川主撫貴州主勦旣而承 命討賊又四川進兵貴州不進兵旣執之又忽縱之旣縱之又忽勦之彼此叅差首尾衡決此前車旣覆而後轍宜懲者也嗣後勘者完局面於一時未能制其死命繼者棄守備而不設又適啓其狡心王

士琦以據罪而欺隱多端江東之以徼功而僥倖一擲貴竹之敗書既奏綦江之失事繼聞揆其始終總非勝算未露逆形而持之反急既露逆形而應之反緩再勦而王師不返屢撫而賊意轉驕先後當事諸臣寧辭其咎科臣欲懲失事於既往責戰功於將來制勝要機無先此者臣等揆當時事勢之難易參今日士論之異同葉夢熊已經物故法無所加譚希思已爲民王繼光薛亨已閒住罰蔽其罪邢玠奏辯已詳屢奉明旨處分無容再議其餘若艾穆縱未結之囚以開事端不禡其官何以謝川民之恨况核其撫蜀之狀視建言之初如出兩人林喬相違擒治之約以誤鄰省不正其罰何以服王繼光之心但據其失約之罪比喪師之罰當從末減江東之覆軍隕將視川中失事更慘又繼光輕舉于請命之後尚欲張中國之威東之以致仕之官生事開釁則全欲以萬民之命博一官之復原情當從重論白石之敗胡應辰爲監軍則兵事係其專職撫臣既已閒住應辰豈得獨輕合候命下將艾穆革職爲民林喬相胡應辰革職閒住江東之追奪誥命至于王士琦及莫睿張與行馬效武已皆奉旨行勘合無速催巡

按御史據實嚴勘奏至隨事重輕以定其罪以前司道縱賊者朱運昌已經罰治其後以東征而出之重慶者府道官未經指參相應併行查勘俱限本年十月二日回銷王貽德俟問明另請發落其一切功罪總聽播事報完之日彼處督撫查明具奏定奪方今大兵四集事難再誤故臣等不避嫌怨槩擬處分使後之督撫司道官無如江東之之徼功艾穆之縱賊林喬相之依違胡應辰之輕率王士琦等之欺蔽庶前之失事者既懲而後之任事者益勸矣奉 聖旨艾穆着革職為民林喬相胡應辰革職閒住與江東之俱還追奪誥命其餘俱依擬

為科道考選踰期部院職掌久廢懇乞 聖明

俯念勢窮情迫 特允臣等屢請以光盛治疏

臣等遭逢 聖主待罪部院以用人為職職掌之大者無如考選一事乃至曠歲不得舉行僅僅以一二塞責坐視其廢墜而徒諉于無可奈何非特不敢亦不忍也近日行取諸臣以憂去者數人以病思去者數人又合詞赴臣部院求改別衙門以圖効其尺寸之用夫諸臣千里遠來經年久候豈不戀 清時豈不覬華選然而求去求改者此其情可念也諸臣離官次辭父母捐妻子而旅食于都門之外垂橐而至

懸釜而炊旅食之費更無所出近既不得募君遠
又不得募親進既不得服官退又不得予告諸臣
之情亦苦矣部院之職總達羣材業已親承恩旨
徵召諸臣乃不能以諸臣之情感動明主緩言之
既格而不入急言之又恐以激而僨事欲從諸臣之
求歸則一旦有考選之旨臣等以何人應之欲從
諸臣之求改則祖宗二百年之令典廢之自臣等
始進之不能使其說見聽退又無詞以謝諸臣朔望
相見何以爲顏坐臥念之何以爲心而臣等之情亦
苦矣在諸臣猶有部院可以責望臣等更無可責望
在諸臣猶有義命可以慰解臣等更無可慰解諸臣
之苦皆自臣等貽之則臣等之心比諸臣更苦伏誦
明旨行取考選自有該部院題請蓋直揭臣等職掌
以示臣臣等不請爲失職請而不得亦失職持衡秉
憲何地何官而可容此失職之臣爲也用是不避煩
瀆再四懇請伏望聖明俯容臣等考選列名疏
請點用庶典章不至久曠職掌不至久隳諸臣幸
甚臣等亦幸甚

爲開誠布公明立規格以絕私竇以清銓政疏
竊惟吏部以用人爲職者也用天下才宜以天下之

心爲心其道當公平正直而一毫私曲不與焉其事當光明洞達而一毫隱伏不與焉夫手揣斤兩不如用秤意量長短不如用尺條例者固用人之秤尺也然使持權量于闇沕之處出而號于人曰輕重幾何長短幾何衆勿信也惟與人同秤共量共聞共見則長短輕重了然矣夫官者畏途也名者爭器也而主爵者又天下之疑竇怨府也率天下之人行畏途用爭器而自處于疑竇怨府天下之事其何能濟故莫若持平心設定格自處于洞無可疑之地而後可以待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大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其榮已得但言其苦在人彌見其速在己惟見其遲官本有限而意且無涯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次躁競因是而生營求因是而廣中間亦真有地不相宜事偶相左情有可憫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揆之于公尚自非公况于假事以求轉官飾情以求離任一或相徇後借爲詞有援者即可轉移無力者將誰告語且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轉不勝其缺望而皆於選司乎取之衆望難酬衆然難任委曲者旣不能以定法自持于已執持者又不能以隱衷盡暴于人兼以年來事例雖止論俸間有

資深而又滯事急而需木不得不稍有通融人未詳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跡安得不疑議此皆始於無畫一之法故也臣等竊見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天下之人惟中人最多故臣等就中人常事設為定格一以實俸為主每於月朔即將一月之內應陞人員取其俸最深者開名呈堂揭書于壁京官除京堂陞轉視缺之有無及科道應轉京堂與年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者應轉叅政副使叅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即先列名于下以候有缺挨次題請外官除下僚冗秩劣轉優轉者照舊于大選之前總疏類題外其係日行單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運同府佐州縣正官就各資之中取其歷俸最深者亦先列名以候遇缺挨次題請住俸及各緣事停陞悉明註于下如遇地方緊急軍務倥偬理須異才難拘常調或有資閱太深言行無玷念其淹滯合與量遷亦悉明註于下皆與天下共聞見之如一月陞轉不盡者即以冠于下次之首其有地分遠近才分繁簡轉分優劣則臣等細查薦獎考語劑量叅酌總不出此數人之內譬之種麥得麥種菽得菽時至則皆

熟矣其熟則同其爲菽麥則異因材而篤造化何心
其有俸未及而輒生覬覦及已登名而私求美轉者
即行劣處仍註于名下亦與天下共聞見之盡剖藩
籬洞開門闥毫無私曲毫無隱伏遲速在俸不在吏
部進退在格不在吏部吏部即欲私厚一人不可得
各官即欲私越一人亦不可得躁競自消營求自息
使天下之士盡杜其躁競營求之心退而脩實政積
實俸以待遷其於世道亦自有補說者以爲條格一
設賢愚同滯臣竊以爲不然宋英宗欲驟用蘇軾知
制誥韓琦以爲不可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
矣夫俸之及期如果之就熟越次而用此取之生摘
者也循序而轉此俟其自落者也相隔幾何而生與
熟則有別矣且屈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大其
用愛之以德不爲屈抑也大凡天下無全得而無失
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顧當擇其得多失少利
多害少者爲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即
當補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遽盡更之立
法如設繩墨誤以尺寸則差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
決以一穴則潰以千里臣等謹以入告于 陛下亦
望士大夫悉臣此懷相與共守之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臣部永遠遵守施行

爲臬獍惡臣大蠹 國計首倡阻撓屢抗 欽命疏

吏科抄出山西稅務奉御孫朝奏前事奉 聖旨這
奏內巡撫魏允貞倡阻抗命煨燼木植攘剋貪濫事
情便着該部院叅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仰
惟 皇上不因中使之言遽有處分下臣等叅看處
事欲審持衡欲平甚盛心也臣等會同戶部尚書陳
渠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謹從公從實看得山西巡
撫魏允貞稟性太剛任事太執處人太峻其自操持
甚苦因欲推以繩人與之處者或不能堪然自撫晉
以來事事節省公費廩給盡充修邊賑荒之用布衣
蔬食不携妻子晉中士民皆謂巡撫但飲山西水耳
臣等細考允貞平日之事叅以孫朝今日之言允貞
孤立獨行多讎少與即閣部大臣時有爭論其不能
屈意奉內臣可知孫朝疏中至欲食其肉寢處其皮
在 皇上面前尚且如此罵詈其在彼中盛氣加撫
臣可知始而相疑繼而相爭撫臣旣叅內臣內臣亦
叅撫臣此乃二臣兩相抗而相訐非臣下敢抗 詔
旨也其焚燒木植一節或係奸民放火或係鄰火延

北海集 卷三十三
燒事在彼中難以懸斷若謂其貪濫攘剋賦至三十餘萬兩則臣等敢以百口保之允貞原籍南樂去京不遠 皇上試加體訪其房屋大小田產多寡事之虛實當自了然若指廉潔爲貪濫指節省爲攘剋使天下清吏聞之無不灰心貪官聞之有以籍口非所以昭平明之理也臣等愚昧竊見天下事相濟則成相爭則壞謂宜 嚴諭二臣協心體國調停區處額數以內速行解進額數以外不得騷擾務期上不病國下不病民如其復有忿爭當兩發章奏平其得失若撫臣之疏不報內臣之奏獨行其於國體政體兩爲有損蓋 朝廷之重惟在紀綱紀綱不能自行則必付之撫按若執法之人不重則 朝廷之官輕而法亦隨之今以巡撫重臣因與中使相爭而罷則何以彈壓衝邊激揚大吏即有官民貪贓攘財之事更復何所畏憚合一省而奉一內臣又合羣小而哄一內臣奸弊叢生誰敢究詰則財之入于國者幾何而出于民者無算矣且官府當爲一體內外皆是王臣故當虛心以觀之平心以處之若此時處分稍偏天下聞風而起內臣日以叅訐撫按爲事內臣之左右日以揆置叅訐爲事撫按不堪亦必執奏彼此紛紜

益費區處竊恐 朝廷自此更多事矣臣等區區愚
心誠爲 國家惜體統爲 朝廷惜舉動實不私一
允貞伏惟 皇上裁察

爲中使釀釁多端飾詞過實懇乞 聖明察事
理收人心以遏亂萌疏

臣等聞唐臣李晟有言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
臣臣等伏見比來稅課日亟拿解日繁旣不敢驟諫
又不敢緘默人自爲說又恐傷煩故敢齋心合詞以
聞于 陛下竊惟自古小人欲欺君罔利必誘以說
之所必入而激以氣之所易動使人主一聞即怒其
意轉堅而後可以假竊威福從中取利雖至壞國體
傷士氣叢民怨而已不與其憂今之紛紛言利者皆
誘以說之所必入者也恐地方官員不堪擾害或有
異同則以阻撓之說先入主聽凡有爭禮爭議不善
奉承者皆以阻撓坐之上固疑其有是而彼即以是
說進安得不怒恐天下百姓不堪必致激變變則已
且得罪則以主使之說歸罪有司預自解免以先入
於主聽凡有民怨民怒呼噪爭執皆以主使坐之上
固疑其有是而彼即以是說進安得不怒乘機之易
入借迹之相近假作張皇之狀濟以誣誕之詞但得

陛下怒則人之罪立成而已之是非曲直更不復問以致雷霆屢震繫逮紛紜知府吳寶秀逮矣推官華鈺逮矣知州甘學書逮矣知縣吳宗堯韋國賢王正志吳一元逮矣巡撫叅兵備逐而有司之謫者斥者不與焉彼既陰操上之喜怒而明制下之禍福因以恐喝天下奴隸有司魚肉百姓天下知而不敢言言而不得入幸而奉 旨詰問如中書程守訓不過罰俸兩月而止 陛下試虚心觀之諸臣即有罪視守訓輕重大小何如哉彼以所侵 朝廷之錢用以買 朝廷之官因而虐 朝廷之民壞 朝廷之法

有奸如山寂無一事而銅墨之長稍忤中官朝服冠裳夕被桎梏大罪見釋小過見執無乃失事理之平乎此猶 國家臣子耳臣子猶之婦也若諸生則聘而未醮者也今以未醮之婦而翁姑先以束縛而笞箠之里黨觀者謂何哉廣東舉人勞養魁等逮矣遼東武舉生員鄧承舉等逮矣雲南生員張聚奎等逮矣湖廣生員沈希孟等十餘人又逮矣以中使差後之橫至於搶人之財姦人之婦搯人之乳暴人之骨人情危急號呼自救死不擇音又盡以爲鼓譟而執之道路觀者皆謂此輩誦法孔子何大罪而繫虜若

此凡其同類有不傷心酸鼻者乎 憲宗時內臣王敬段英與千戶王臣假購書採藥等項公差虐蘇州之民諸生陸完等與之相聞巡撫王恕叅疏至 朝廷逮三人下錦衣獄王敬段英文淨軍王臣棄市諸生不深罪也今日陳奉等之罪不減王敬段英叅隨橫肆過于王臣遠甚諸生即與爭不過如陸完輩而稍甚耳撫按之疏不報內臣之疏獨下諸生南冠而繫者相望而彼輩不一問也無乃與 憲宗異乎以一二內臣而至于逮士子二三十人以此二三十人之逮而盡失海內士子之心臣等竊爲 陛下惜此名也夫以 陛下之官與 陛下之士尚自不能與內使之叅隨抗矧在小民更復何言彼官與士猶須上聞耳小民即徑自夷滅矣家搜戶括頭會箕歛圖財致命勢如兵火拋妻賣子價比雞豚農不得耕耘商不敢貿易號哭之聲上徹霄漢冤憤之氣蒸爲氛祲顧奈何令 陛下得聞之財聚有必散之理民窮有必亂之理然古之爲害速而今日爲害遲者亦自有說古之取民者貧富同被之貧者先盡即爲亂矣今之取民者先及于富富人常少未能爲變貧人得緩亦未遽變至于膏脂盡竭骨髓盡乾富民盡化爲

北海集 卷三十三
貧民貧民盡化為奸民卒遇水旱連年饑荒接省民
無可仰貸官無可賑給弱者坐而待死强者死中求
生則相率起而為賊耳今日且未論天下亂與不亂
但問人心離與不離王道以得民心為本 陛下所
得於天下者幾何而失民心至此乎臣等願 陛下
深惟大計收拾人心免逮外吏量從降罰以收臣子
之心免逮諸生以其事付撫按問理以收士子之心
詰責中使繫治棍徒盡罷取民害民之事以收九州
四海蒼赤之心則天下幸甚若尚未也則請責各處
巡撫布政司照議定額數催徵類齊撫臣交與內臣
解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內臣但取足于撫臣與有
司更無相涉則爭端何由而起有司欲阻撓主使而
不可得內臣欲加有司以阻撓主使而不可得其餘
撥置原奏奸黨盡數究逐省事息爭亦不得已之下
着也臣等深憂過計又有進于此者臣聞域中有二
權操利權則天下奸狡貪肆之民歸之操兵權則天
下猾賊強狠之民歸之今高淮抵掌談兵事梁永請
兵馬護衛巡歷邊疆而陳奉所招民兵至數百人出
入被甲胄執干戈以自衛此其漸不可長也 陛下
試觀此等形狀若非害民至極何苦與之為讎若非

人人欲殺何事而陳設兵衛若此以數百人爲兵歲不下萬金養之若所侵漁不十倍于此則輕棄萬金以養此何爲今日一人倡始諸使必皆效尤以掖庭永巷之臣談吹角建牙之事則與唐之觀軍容使何異古來內臣之禍唐甚於漢說者以爲漢不典兵而唐典兵故也天下事作始甚微流禍甚大竊之甚易收之甚難正統中曹吉祥之亂亦可鑒矣今日宜深防其漸而嚴杜其始臣等不勝惓惓憂國之誠惟願陛下自爲社稷長久計耳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四

齊郡馮琦用韞著

奏疏

鈐部稿

爲遼左秋防伊邇鎮道共事不便懇乞 聖明

速賜議處以重邊防疏

爲剖良心採公論懇乞 聖明急斥中外大貪

以儆官邪疏

爲人言屢及臣病漸深懇乞 聖明俯准歸田

以全骸骨疏

爲糾拾有司遺奸以裨計典疏

爲境土新開疆理未定懇乞 聖明速定總制

大臣以奠遐荒疏

爲持平論息爭端以濟國事疏

爲亟舉大典以光 聖斷疏

爲方面缺官太多吏治廢弛已極懇乞 聖明

速賜點用以修實政以奠民生疏

爲考選部屬已奉 明旨併懇點用臺省以光

大典疏

爲欽奉 詔旨俯循職掌懇乞 特宏使過之

仁以維萬年長治疏

爲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 聖明亟圖

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銓部稿

為遼左秋防伊邇鎮道共事不便懇乞 聖明

速賜議處以重邊防疏

竊惟天下最重者莫如邊臣而今日最急者莫如遼
之邊事即使文武和調將士豫附同心禦侮猶恐不
給自巡撫李植解任候代權無統屬勢漸凌夷總兵
馬林兵備張中鴻意見不合漸生乖迕彼此之情既
隔文武之釁已開此其勢誠不可共處督臣具叅前
來欲將馬林張中鴻調用而請速點新推撫臣誠為
邊方深計不容一日緩者臣等讀其疏而不勝杞人

此疏不下
者宜云

之慮也。遼左無歲不中虜，數年以來精兵旣以出塞而傷，西兵又以相嫌而撤，虜見無兵無將，又無撫臣。今秋必入，入必得志。夫以極衝之邊，當極驕之虜，白刃在前，士不旋踵，畏法畏官耳。今巡撫候代，鎮道被劾，舉重鎮而屬二三將去之人。撫臣不能行之鎮道，而鎮道不能行之士卒，緩之則執兵以踞，急之則反唇而詬。且軍伍旣缺，軍餉復遲，以枵腹之兵，抱離心之釁，自春間呼譟之後，尚自洶洶不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若軍挾糧，賞虜挾馬市，內外相合，良可寒心。萬一不戒不虞，致有喪敗，此時失事之罪，將責之新者，則曰尚未任也；責之舊者，則曰已解任矣。巡撫鎮道之權一無所屬，功罪賞罰之實一無所歸，以此而求折衝厭難，不亦難乎。馬林去，留應侯，兵部題覆張中鴻身爲司道，不能與撫臣同心共濟，消弭瑕釁，宣力疆場，旣經論劾，自當議處。第念高秋在，卽虜騎將入，臨敵更易卒，難得人度其交代，尚須兩月，與其使待罪之臣責以防秋，不如俟防秋之後，定其功罪。若能調劑上下，整飭兵戎，使耦俱無猜，邊鄙不聳，當畧其前過，敘其後勞。若自執成心，不顧國事，推委規避，坐致損傷，則其罪彌重，不止降調矣。更望 皇上速將

五
論

臣等所推撫臣三員之內特簡一人嚴限星馳期於秋防視事未交代以前仍責李植開門料理但有一日之責任卽假一日之事權將吏軍士敢有抗玩不遵約束者大者叅奏輕者徑處庶幾前後不得相委文武不復相爭內患可消而外侮可禦矣奉 聖旨

遼東數嬰虜患兵疲將驕該道既與巡撫不協本當調處秋防甚急張中鴻姑着策勵供職責成後功不許推諉誤事以取重罪新推巡撫已點用了

爲剖良心採公論懇乞 聖明急斥中外大貪以儆官邪疏

吏科抄出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錢夢得題臣奉都察院巡按廣西六千八百一號勘劄前事准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南京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歐陽東鳳奏兩廣總督陳大科等因節奉 聖旨是陳大科着回籍聽勘欽此隨卽移咨查勘去後今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錢夢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顧龍禎各勘回所論事情乞要 勅部院叅覆施行該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等看得兩廣原任總督今聽勘陳大科諸貪縱不法狀先經部臣歐陽東鳳具疏論列隨經南京科道考察拾遺今據廣西廣東巡按逐款看回如受叅遊之節儀取郡縣之贖銀侯

總兵之退賊前按臣之麾鄙種種貪濫事屬烏有此固兩省之詳證而力爲大科辯者也至謂出自繁華闊畧細謹富貴不期驕奢暮功不廢絲竹此實兩省之通論而不能爲大科庇者也反覆叅詳大科生平已足槩見蓋由生自世家游登膺仕才雖足以集事儉不足以佐廉列屋皆被綺紈每食必陳水陸窮奢極欲衆所見聞若大臣如此其豪華卽小臣安責其廉靜宜加議處以正士風第其敝歷有年未章寵賂所指居官贓跡多屬風聞旣經勘議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將原任兩廣總督陳大科以原官致仕

以彰清議謹題請

旨奉

聖旨

陳大科着致仕

爲人言屢及臣病漸深懇乞

聖明俯准歸田

以全骸骨疏

吏科抄出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植奏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等看得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植奏爲人言屢及臣病漸深乞要俯准放歸一節爲照遼左 國家重地扼南牧之咽喉控北門之鎖鑰偏鄰黠虜最爲要害撫臣李植奉

旨聽勘業令解任該臣等會推堪任三人待 命簡用數月以來未蒙 批發致植留滯邊鎮再疏乞歸臣不暇爲植計而爲 朝廷邊防計於事體真有不便者自撫按齟齬激成聚訟撫臣旣已杜門將吏亦多藁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植以解任之官處危疑之地前後顧瞻進退維谷且虜賊累報屯聚旣有情形屈指高秋預當料理而舊撫臣將去新撫臣未點舊客兵已撤新標兵未練以將去之臣用未練之兵率莫肯用命之將領當屢報聲息之虜患權無歸着事安責成且以虜之窺遼也不出二三百里之近而撫臣之受事也動輒延旬月之久卽旦晚 命下竭蹶而趨之猶懼不及而濡滯至今留中不報卒然有急則豈可不爲寒心哉伏望 皇上深惟邊務之重且憫植候代之苦速將會推撫臣俯賜點用趨令到任以便交代未交代之前司道將領宜聽舊撫臣約束如遇虜患須當同心共濟期保無虞庶幾目前勘議早得結局而將來秋防亦重有攸賴矣臣等未敢擅便今將原推撫臣開坐列名上請伏候 勅旨

爲糾拾有司遺奸以禪計典疏

吏科抄出吏科等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王士昌等題等因俱奉 聖旨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等查得歷年考察事例凡官員素行不謹者冠帶閒住年老者致仕才力不及并浮躁者酌量降調今該吏科等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王士昌等河南道掌道事陝西道御史周盤等各糾劾同知等官馮恂等不職乞要議處一節爲照科道拾遺嚴於藩臬大吏而亦不遺於郡縣小吏蓋有司之於民也親而近遺一不肖有司其肆毒於閭閻最速臣等之於有司也疏而遠去一不肖有司其叅稽於耳目欲詳今據科道王士昌周盤等所糾有司該臣等詳加覆覈如陝西臨洮府同知馮恂直隸保定府高陽知縣王邦靜縱谿壑誅求無藝通苞苴貪黷有聲均應照不謹例罷斥山東萊州府推官陳耀原任湖廣永州府零陵知縣今陞任周朝重耽翹蘖刑多濫用趨權勢術善彌縫均應照浮躁例各降二級調用原任廣東肇慶府高明知縣今陞任陳振揚四川敘州府富順知縣柯文一則柔悞而民狎玩一則剛愎而事乖方陳振揚應照不及例柯文應照浮躁例各降一級調用湖

廣漢陽府漢陽知縣黃思新政事非其所長文學猶堪爲範應照不及例改教四川重慶府推官高折枝盛氣凌人甘心染指人言果實重處何疑但本官躬踐戎行首摧焜焰亦自文臣所難若事急卽需其才事平卽奪其秩似非 國家用人之體合將本官再降一級以平衆論使天下知士有士行行稍有議雖有功如高折枝而不免再鐫其秩國有勞臣勞果可錄雖有議如高折枝而不至盡削其官此又臣等所爲參互酌議而用示懲勸之微權也合候 命下將馮怕王邦靜俱照不謹例革職閒住陳耀周朝重柯文俱照浮躁例柯文降一級周朝重以知縣陳耀以推官俱降二級各調用陳振揚王思新俱照不及例陳振揚以知縣降一級調用王思新改授教職高折枝再降一級用伏乞 聖裁

爲境土新開疆理未定懇乞

聖明速定總制

大臣以奠遐荒疏

自楊應龍逆命至於用兵經營十餘年前後費以百萬所殺生靈以數萬然後應龍伏天誅伐叛除克開疆展土威德甚盛然以八百年未沾王化之地一旦入我版圖其民久便戎索一旦就我羈束譬如山花

移欄土脈未習逸豚入笠野性易驚兼之鄰境土司或尚懷唇齒之憂或曾效犄角之力常覬地方有變而瓜分其土萬一民有驚擾土司乘之則前勞盡棄而後憂且滋長總督李化龍以家難頻仍奉旨回籍守制無論其情何情其心何心卽今臥病牀褥實不能起而任事而制府重權又無他人代庖代斲之理然則一切善後事宜誰當經理之者臣等竊見先朝勤兵於遠垂勝而弗克者安南是也巴克而復失者交趾是也遠方夷裔易勝而難克易克而難安從來如此播州之役以皇上之威靈一舉蕩平幸

而不爲安南今疆理不以時定或至土民不安土司生變臣恐其且爲交趾卽使萬萬無患但使遐荒重臣久缺不補非所以示中國有人且無以彰天子惠念遠人明見萬里外也臣等非爲一官之缺當補一臣之情當體亦不敢拘定必用何人但見朝廷興大師動大衆誅大罪成大功本爲休美無前之舉而已得之士不早爲區畫萬一復有他虞棄前勞招後患使裔夷益輕中國於計不便夫用人補牘吏部事也計安地方兵部事也相與商議具奏上聞伏乞皇上於會推官員速賜點用如未當上心亦容

臣等另推以請一得經理之人即緩急措置皆可以一切付之不煩 皇上西顧矣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為持平論息爭端以濟國事疏

臣見連日 嚴旨處分諸臣臣等相顧驚悸未嘗一言申救臣非敢不言也臣見楚事原因相激而成內外既以相激上下又復相激而臣等復以外臣之爭上激 聖怒以 皇上之怒下激人心愈激愈爭將如國事何故臣等但以持平之說進臣每見古人有便民之事而行之以急迫則不能為民之利有不便

激遷

民之事而行之以寬平則尚可緩民之害礦稅原不便於民若外臣能調停內臣肯聽其調停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比因飛章互奏激怒 皇上以致有此處分臣等近見 皇上批曾保張燁之奏皆以仰體 德意不許重徵疊派為言又撤回原奏官王體仁謝應魁等而憂民有嗟怨不平之氣可見 聖慮原自周詳 聖恩原自浩蕩而前日重處諸臣實由一時之激而非 皇上本心也但恐各差內臣不知此意而妄謂內臣之偏重則內臣愈得計而愈肆矣外臣不知此意而妄謂外臣之偏輕則外臣

善保
知安

辨

愈失職而愈解體矣。小民不知此意而妄傳上因中使而處官，官代小民而受禍，則百姓愈愁蹙而愈離心矣。總戎大將監司憲臣一有相忤，立致重譴。自此而下，更有何人代百姓吐一言為國家平一事者？臣等竊見漢唐之世，皆以中外相攻而國與民受其敝。故臣等願皇上平心息怒，以絕內外之爭端。皇上之怒息，諸臣之爭自息。皇上之政平，諸臣之氣自平。內外相安，緩急相倚，即百姓有難堪之情，可互為調劑。地方有難解之變，可互相救援。則國事可濟而禍患少弭矣。臣等一念赤心，惟為國家忠計。

實不為諸臣。臣聞人子得罪於父母，無論是非，無不引咎之理。臣等但為諸臣引咎以俟。聖怒之自平，至於中使為地方患最甚者，事體原自明白。臣等開陳其端以俟。聖明之自斷，惟皇上留神采納焉。天下幸甚。

為亟舉大典以光 聖斷疏

伏自去歲以來，屢奉 明旨，炳如日星。有謂移居畢，即發 勅行者，有謂 祖宗法度，父子天倫，屢有明諭，靜侯舉行者，有謂大典諸禮。 俞旨旦夕就下者，仰惟 聖意甚定。 聖諭甚明。臣等相戒靜聽，不

敢瀆 請不意三春已過片語無傳臣等合疏上言
未蒙批答忽於本月初五日接得 聖諭前月因內
外靜候不來激阻將典禮所用錢糧器物俱已有旨
着爾各該衙門查例題請作速造辦前旨已下該部
上緊買辦送用今將一月有餘如何未見回奏次第
若缺應用物料各該衙門便行文嚴催該部查照送
用不許延緩誤事取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不勝
欣喜不勝悚懼夫三禮并舉斷自 宸衷催辦錢糧
愈急則行禮之日愈近此臣等所為喜也但錢糧已
進過二百二十餘萬所催辦者尚有一千餘萬雖盡
括四海之額徵盡罷九邊之年例延歷數歲亦萬萬
無滿足之理錢糧有難足之數則典禮無可完之局
此又臣等所為懼也夫禮有常期今之期比 先朝
已遲四五年禮有常費今之費比 皇上已多二十
倍以期則太遲矣以費則辦此有餘不必待矣臣等
未及期不敢不恭聽既過期不敢不恭請夫合百疏
以請不如 皇上之踐一諾傾萬心以望不如 皇
上之布一令臣等不敢各具章疏恐致繁瀆惟齋心
同詞以聞於 皇上伏望 皇上念國家根本之計
不可久虛 朝廷吉祥鴻鉅之儀不可太緩 皇上

惟願一而
少知神宗
心鄙夫牙

屢次諭旨旦夕卽下之言不可屢更天下四海臣民延頸跂踵之望不可再拂速下明詔顯示吉期趁首夏清和之候勅下禮部具儀舉行天下幸甚矣

爲方面缺官太多吏治廢弛已極懇乞 聖明速賜點用以修實政以奠民生疏

竊惟安民之本要在修舉吏治吏治所由舉則當以藩臬郡守爲急郡守總領各州縣而爲之師帥監司執三尺法以糾繩之若郡守缺人則郡守之職曠而其所屬亦無人總領而皆曠矣監司缺人則監司之職曠而其所屬亦無人糾繩而皆曠矣今天下兩司

治

共缺七十餘員郡守共缺二十三員加以遷轉而尚未到任者奉差而尚未還任者則是天下見在任事之官與缺官而未任者正相半耳州縣有司無人表率渙散於下貪者益貪肆者益肆而百姓冤枉多鬱鬱不能伸雖有署印官員止是承行文書終以爲非已專職凡有稍難者必且留之以待後來卽此待之一念所誤於政事者已不少矣臣等因今次考察真見天下吏治自知府以下佐貳署印者必多要錢彼以其民爲非已之民也自僉事以上司道帶管者必多廢事彼以其事爲非已之事也卽如近地一年無

此亮想并
連系印

急情上可
下效之有
以也

雨二麥不收百姓嗷嗷朝不保夕彼署事之官肯預
先申請否肯多方賑濟使民沾實惠否如近日盜賊
生發道路艱虞彼署事之官能無淹匿否能設法擒
捕而所差之人亦肯用命否天下惟行實政最難最
勞而惟虛文甚易甚逸若上面無人稽核則彼下僚
誰肯舍逸就勞舍易就難以為百姓長久計者夫以
焚溺望救之民當災旱相仍之日而待命於若有若
無之政聽裁於乍來乍去之人人既輕矣法令安得
獨重法既弛矣政事安得獨修故均之蒞民也均之
行政也候代之官必不如初任整攝之官必不如久

激於
起

通極

任別署帶管之官必不如專任佐貳署掌之官必不
如見任今欲興起吏治莫如備官而考其成因人而
責其事而其最要必以藩臬郡守為急臣竊見 皇
祖世宗之朝要緊員缺數日不補輒蒙詰責或所推
不當明示另推 皇上勵精圖治動法 皇祖如臣
等知人不明舉錯不當望 皇上明以示臣俾之改
圖柰何一切留中使人才受其壅國事受其病哉先
臣蹇義嘗具疏 文皇不報退而不食曰吾謂明主
可以理論求其理而不得今臣自省自責求其理者
二年於此矣值此旱災奉 詔修省缺失之大無過

北海集

卷三十四

四

四百七次

於茲謹將各官之缺及所推官員開具于後有一官而二三推者亦皆改定歸一以便 皇上之欽點伏乞 蚤賜批發俾綜核之朝真有實政修省之令不爲虛文臣自此展布四體少効萬一免於罪累則皇上大有爲之治光於 列祖垂於萬世矣奉 聖旨是

爲考選部屬已奉 明旨併懇點用臺省以光大典疏

臣等考選過堪任部屬官共十六員於四月初九日得 旨中外歡傳喜動顏色唯是擬授科道官未奉

欽點臣等職在用人寧忍嘿然看得往歲行取一年一次獨今次最遲往歲考選科道官或百餘員或七八十員獨今次最少計各官行取到京已二年有半以下憂去者三人以終養去者一人今鬱鬱以病請者又五六人夫被召而來不授一官而去既非人情亦損政體蓋羈臣之待 命譬如早苗之望雨故人主恩澤稱爲雨露苗苦久旱而奉 皇上命以祈禱於高遠之天其於昭格甚難官苦久鬱而竭臣等力以懇請於 九重之天不過望 皇上降一俞旨而已其於感通甚易且人情之抑鬱旣宣宇宙之和

北漢集 卷五十四
氣相應釀爲甘澤理亦有之斯實修省祈禱之要務也謹將考選散館各官開列上請伏望 睿斷卽賜批發臣等無任惶恐待命之至

爲欽奉 詔旨俯循職掌懇乞 特宏使過之仁以維萬年長治疏

查得萬曆二十五年六月內 詔書一款一凡欽降罷斥官員吏部遵照 新旨訪擇可用者分別等第查開職名議擬具奏其各衙門缺官准陸續推舉相應員名補用欽此夫以諸臣誤犯 聖明伏在林壑忽蒙 恩詔錄用解網賜環之仁業已昭然於天下

天下士喁喁有彈冠振衣之想維時臣部失於奉行翻成停閣以致 詔旨不信於臣民誠無詞以謝天下今復三年餘矣諸臣之棄置亦已久矣前此之粗心戇氣銷磨亦已盡矣臣等竊思前之旨後之詔皆天語也將欲遵詔補用則前此逡巡於數年者臣等驟行於一旦倘 陛下以朦朧推用罪臣臣且何辭將欲仍前停閣推用已奉 明綸而臣等竟行中寢倘 陛下以廢格詔旨詰臣臣復何詞用是不敢自專開設兩端以待 皇上之自擇諸臣始以仗下之鳴繼成溝中之斷固是諸臣之愚自干威譴亦是諸

臣之命合在沉淪身既隱矣意寧復有希冀 朝廷用之耶得在 朝廷不在諸臣也其終舍之耶失在朝廷不在諸臣也若有罪之臣尚且錄用天下聞之必謂 主上明聖原非拒言而諸臣戇愚本自過當因今日之用忘其前日之處事大者亦小跡奇者亦平在諸臣無名可托而優容忠直之名盡歸 君父若可用之才永不收錄天下聞之亦必謂一言之誤一時之忤何足留滯而錮人於 聖明之世因其身之不用益思其前日之言事晦者反顯語淡者反濃在諸臣之名日重而禁錮言官之名反歸 朝廷

此兩端者願 皇上慎擇而審處其一也建言諸臣臣等寧敢必其人人皆純忠言言當事理其上者憂國下者愛名最下者不及名矣最下者非人臣也其餘皆可因其所嚮而收之以爲國家用上者必竭心力以報而下者亦勉強爲善以護惜其名且人鮮得中事可取節激昂者終勝於委靡直戇者終勝於緘默愛名而過終勝於全不顧名憂國而過終勝於全不憂國此兩端者亦願 皇上慎擇而審用其一也臣等料諸臣本心原非敢觸忤 皇上皇上亦無成心以禁錮諸臣止以一時言語不投上下相激是以

至此譬之天道陰陽相薄是以成雷震霆既發佐以風雨風止雨霽雷亦寂然試觀萬里晴霽以前相激相薄之氣竟歸何處乃知天之廣大正以怒而悔而易霽耳臣子望 皇上如天亦望 皇上以天自處臣等欸欸之愚實欲爲 皇上收一時之才用成萬世之令名不爲二三逐臣代求進取也伏候 命下容臣等遵照 明詔將欽降罷斥各官擇其困抑最久保薦最多者量舉數員恭聽 皇上簡用或量復其原官或間補之外任及南北散局使天下昭然知 聖天子不測之罰與不測之恩並用將無不磨礪被濯以圖報塞者臣等不勝懸切待命之至

爲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 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於今日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茅旣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劫道殣相望村突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舊穀漸沒新穀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此居民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於派買攘奪於催徵行旅

艱難水陸斷絕以致百物湧貴市井蕭條且庫銀不滿數千倉糧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尚多未發萬一河漕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建中之亂寧不寒心齊諺有之不憂年儉但憂連儉數年以來災倣洊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齊魯繼之吳越荆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填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九年水非盡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涸也彼溢此竭東穰西歉相尋不已而至於九年七年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值四夷之警連與傾國之師車糶馬蕭行齋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貂璫之使已出不論地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畧以十分爲率入於內帑者一尅於中使者二瓜分於叅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爲市者皆

不與焉。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剥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之民卽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咨嗟愁怨至於如此臣固知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每歲大辟以爭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孫之財以與強奴悍婢則怨者十人而十矣人君之於民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叅隨豈但強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於民心之離邊離而後有怨咨怨而後有憤恨憤恨而後有流言流言不已而鼓譟鼓譟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於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矣卽如湖廣一省激變已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爲甚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死等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爲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從古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又苦無及史冊所載

剥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既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民窮窮則爲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脉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旱爲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爲長慮哉民既窮矣既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畧百萬有如此一方有譬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如此一方有警各處效尤征之不前運之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奪民數錢已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卽得其心否臣言至此不覺肝膽皆裂聲淚俱下若謂事必有安無危則前代金甌之業豈不自謂治安而何以不傳至今日若謂財必有聚而無散則前代西園大盈所積之財與積財之人皆在何處而獨黷貨之名留於今

日然則人主之寶惟有大業而可傳之異日者獨有
令名耳。臣等竊觀 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
能操能縱自 皇上起之亦自 皇上止之布德音
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
皇上憂旱之旨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因思
宋神宗時罷新法而雨。漢明帝時釋繫囚而雨。總之
應天以實耳。近時鎮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半因陳
奉誣奏。今奉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節有可矜
原酷旱炎蒸沉淪黑獄 聖明在上寧無惻然若見
監者發刑部問理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肺石可以
無冤。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京爲楚
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民之政。名受香火於
彼而身嬰縲紲於此。遠近傷之 皇上重處此一人
無加於法。而天下皆以應京爲冤。輕處此一人無損
於法。而天下皆以 朝廷爲是。惟 皇上執兩端而
裁決之。臣等叨列班行。同國休戚。時勢至此。不忍不
言。所慮者萬民之心。與萬民之口。所惜者萬世之業。
與萬世之名。惟 陛下加意於臣等之言。臣等不勝
激切待 命之至。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四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五

齊郡馮琦用韞著

奏疏

銓部稿

為考選已久待命無期懇乞 俞旨疏

為司道缺官尚多推除章奏久格懇乞點用疏
為仰繹君臣一體之 旨恭率羣僚自省自責
併陳大義至情以成泰交疏

為宗藩脉命異姓傷殘酷恃威權悖違 祖訓
不遵 明旨貪饕殊異變亂綱常疏

爲正體統以振臺綱杜私揭以伸公道疏

爲亟舉大禮以定人心疏

爲遵例陳情懇乞 天恩特賜優卹疏

爲科臣言出風聞致觸 聖怒懇乞寬宥疏

爲覈名實以肅計典疏

爲奉 旨回話疏

爲恭謝 聖恩併請明示以便遵奉疏

爲欽奉 聖旨疏

爲朝覲疏

銓部稿

爲考選已久待命無期懇乞 聖明早下俞旨

以慰衆望以全大典疏

先是行取諸臣守候年餘 皇上一旦下考選之旨
中外臣工莫不動色相賀臣等祇奉德音嚴加考選
止以宜科宜道宜部定其流品而不敢徑擬某人爲
某科某人爲某道蓋以用舍之權歸之 皇上仰聽
裁決而不敢自擅也臣等愚昧豈敢謂有知人之鑒
以稱 上意然而採諸衆人之同稱求諸本心之獨
是既詢其才守復察其心術既考其言動復試以奏

章亦既矢公矢慎殫厥心力矣疏入已久未蒙批答
臣等言之涉于煩催之涉于迫一切緘默又非以人
事君之職竊謂是事也 皇上始之亦願 皇上終
之蓋用人者莫善于斷莫不善于需斷則當用即用
而用人之意已在未用之前需則當斷不斷而拒人
之意已在用人之始故有未用而士已激昂者感其
意也初用而人已退縮者折其氣也以今之考選溯
于甲午之歲隔幾年矣遲三年而始得行取取矣遲
一年有半而始得考選其得至于今日已經幾次遲
留幾年頓挫而今日濡滯又復經時以 皇上英斷
何難於此而直爲此遲遲也即 聖意非羣下所能
測而論天下士氣則幾折而盡矣 朝廷之臣不分
內外不拘途格皆得守一官效一職而行取諸臣獨
否自來行取之臣皆及期而徵徵至而選夕選而朝
拜官矣而今次諸臣獨否是天下官員惟行取最苦
而從來行取諸臣惟今次最苦此誰非 朝廷之臣
子哉矧其居官又皆以賢良特聞乃使之望久而自
疑疑久而自悔皆謂被行取之官反不如不行取之
官而已考選之日亦猶夫未考選之日既非人情亦
傷政體誰典國銓誰秉國憲而使天下士至此乎今

當萬國之呼嵩宜先備其法從又屆百僚之入計亦當廣其咨詢揆時度勢萬不容緩臣等不避煩瑣具以上聞竊念羣心凝望業已經年在 皇上裁定不過一刻臣等申請業已累牘在 皇上傳諭不過片言 皇上始之亦 皇上終之使官有定秩既可以體羣下之情事無稽留亦可以明 皇上之斷大典可完羣望可慰臣等亦藉以免于戾矣未敢擅便今將原擬職名開坐謹題請 旨

爲司道缺官尚多推除章奏久格懇乞 聖明留意點用以裨吏治疏

頃蒙 皇上檢發舊疏一日而點用撫臣者三司道者五通國歡騰仰誦 陛下任人圖治之美但天下之治撫臣總其大綱而藩臬理其衆目唐臣姚崇論治惟在擇十道觀察使耳今之監司即古之觀察就一道之中而分爲各道者也 國家設法最密馭吏最嚴若司道久虛則既無執法之官法何由振飭既無察吏之官吏何由勸懲即今大察伊邇采訪官評撫按叅劾全以司道開報爲據蓋司道與羣有司相習其才品政事耳目甚真若無司道則名實必混臧否必淆撫按何所責成部院何所憑信且天下藩臬

官員皆有兵馬錢糧之責邊方即留以候代腹裏皆別道帶管候代之官身已將去必不肯釋樂成而更爲慮始舍居易而更爲圖難政令一切因循郡邑不復稟畏於舊任未必盡職於新任久已曠官若別道帶管更多未便事難兼攝官係代庖且近者三四百里遠者五七百里即如窮民下姓有迫切莫白之冤困苦無聊之狀豈能往返千里而控訴于司道之庭哉 朝廷之上但見一官之補無甚重輕片紙之下儘可遲速而不知一官缺即一事誤一法廢即一弊生貪官汙吏已乘是而縱其奸鄙屋窮簷已因是而受其累 皇上念及於此寧無惻然且臣等酌議原屬資俸相應並無罪過可棄萬望 留神亟賜允用倘推補未當 宸衷更乞明示以便改擬蓋人有可否而官終難廢 皇上第當爲官擇其人不可因人曠其官也謹以原擬職名開坐上請

爲仰繹君臣一體之 旨恭率羣僚自省自責
併陳大義至情以成泰交疏

比因戶部以錢糧不支具疏上請奉 旨寬限解進以彰君臣一體之意臣工祇誦 明綸無不感慰竊惟君臣之分等於天地天地亢則成旱君臣激則成

睽比者久旱之餘忽霑微雨久隔之後乍奉溫言此
天人之機相應而君臣之情相通也臣等敢不自省
自責以求附于一體之誼伏惟 皇上初政誠心以
任大僚虛心以延讜論何嘗持不斷之意積不報之
贖哉所以致此諸臣有不能辭其咎者公卿大臣平
日受高爵厚祿不能積至誠以感格 君父其咎一
臨事氣欠和平詞多枝蔓不能納約自牖以開悟
君父其咎二謀身急於奉公徇人多於徇國任德不
肯任怨務名不肯務實情狀如此何以取信於 君
父其咎三小臣惟恐大臣有權大臣惟恐小臣有言
以致職掌與議論兩輕大臣與小臣兩絀相忌相傾
互爭互敗何以取重于 君父其咎四懷顧忌則自
甘于不言窺機竅則自附于敢言事事類于寒蟬既
虧風節人人託于鳴鳳亦涉雷同跡已相符語又近
瀆安得不取厭于 君父其咎五以外廷而測中禁
聞未必真以平世而談危亡事未遽驗一言不真則
疑羣言皆妄一事未驗則疑諸事皆虛事未信于心
言多逆于耳安得不取忤于 君父其咎六以此責
諸臣當自無辭然其咎難諉而其心亦有可原者
皇上但見前後相舛上下相左若有意于爲欺爲抗

遂欲極力以裁抑之始而惡妄言已而惡直言久之
言皆不入矣始而點陪推已而命別推久之人多不
用矣臣觀 皇上初政原是如彼則知 皇上初心
的不如此上心不欲爲此而爲羣臣所激以至此下
之罪也上偶爾一爲之而爲羣臣所激遂至堅持不
肯自還亦下之罪也總之羣臣望 皇上太高持之
太急 皇上視羣臣太輕視天下事太易羣臣伎倆
才品與夫相排相詆之狀皆積爲 皇上所窺而
皇上用舍舉錯一切務爲不可窺測於是上下不相
信之形成矣下程不可信之形以事上而上疑上懷
不肯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久之上下之情澹然
漠然不復相涉臣請以君臣之真情言之人臣任事
進言皆職也任而精神注于事中言而忠誠溢于言
外非出于不得然而出于不忍不然者情也人君
用人亦須有一段真誠相倚相信更無疑忌鄙薄之
意參乎其間方其用也情在委任及其退也情在體
悉今羣臣自反所以事 皇上與 皇上所以待臣
子者其情何如哉夫人主一人也而羣臣至衆譬之
山之高者其峰必孤衆土衆石環相擁附而後其勢
尊其基固今羣臣日渙散于下而 明主日孤立于

上如不操之舟久而孔隙日開如不張之弓久而筋膠漸解萬一有危疑難處之事誰與謀之隱微難暴之衷誰與明之近年召對既少朝講久虛羣臣相通惟有章疏之一線而章疏又多不報即使事至上前毫無中格而明主意旨何由下宣一疏遲一事誤矣一官缺一事廢矣積少則多積小則大不知所誤者人主之事歟人臣之事歟自古稱某朝君臣相得人才衆多以爲其國榮某朝君臣隔絕人才衰乏以爲其國辱今舉天下而無一可用之言無一可重之臣諸臣之處于京國如寄耳數年之後且老且去煙消雲散而明主獨存青史書之曰萬曆中君臣隔絕如此人才衰乏如此是名也人主當之歟人臣當之歟且夫綜覈者國家之大利而偷安者人臣之所甚便也綜覈者利在速決偷安者利在不斷今章疏留中推舉不報人臣職業得以推諉朝廷功罪無所責成是與人臣以偷安之便而國家反不得收綜覈之利故今日爲庸臣甚易爲忠臣甚難爲塞責之忠臣甚易爲濟事之忠臣甚難自古人主未有不愛惜忠臣之理第所爲效忠者誠不足而戇有餘矯枉過正以自離于君父遂疑天下士大夫

不爲已用而久之亦遂以爲無足用耳臣願羣臣退而自反也欲效忠謨本爲國事何爲上下相激反致齟齬亦願 皇上深思羣臣之言自是 朝廷事耳一時意見不到何足久置于懷何苦以 朝廷之事與臣下爲懟念及於此則臣下之論自平而 君父之氣亦平矣伏望 皇上沛然下明詔示羣臣以用言用人之本心責以不能盡心盡職之明效盡赦前日微忤小過以與羣臣更始羣臣亦洗濯其心以奉 皇上君臣同心一以修明政事爲主夫使臣子之心同注于 朝廷則自然不爭君臣之心同注于政

事則自然不隔如進一言務在實理實事實情實語以聞於上其當也願 皇上加納之其不當願 皇上明訓之如用一人務在論資論俸論才論品以請於上其當也願 皇上點用之其不當願 皇上明示之盡剖疑障洞披肝膽君臣上下永無嫌猜明如日月之無私信若潮汐之有準 朝廷氣象自是精明天下人心誰不震懾以 皇上神聖爲此不難顧直恐不爲耳臣等職統百僚百僚之罪皆在臣等臣等之自省自責無以自容一念赤心惟欲爲 陛下復完上下之交以成一體之誼而已惟 陛下憐悲

其意而留神采納焉

為宗藩脉命異姓傷殘酷恃威權悖違

訓

不遵 明旨貪饕殊異變亂綱常懇乞

天恩

軫念同姓表正大典疏

吏科抄出晉府慶成王奉國中尉新敲奏前事奉

聖旨該部院會同該科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會同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朱國祚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等吏科署科事戶科左給事中許子偉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楊天民為照汾俗刁健宗室錯處先因州官不能禁諭乃改州為

府以彈壓之今據奉國中尉新敲訐奏崔士榮事情內稱新敲以無辜蒙繫煥猷以越訴被笞假令奏詞而實士榮亦安所逃罪及據士榮揭申新敲告為不知何人赴京匿姓詐敲名字朦朧奏本敲臥病數月方起聞知此事預乞案候杜害等因夫此一新敲也據在京之奏詞則設為迫切難忍之情與夫摧挫不堪之狀而據在彼之詞則尚不知赴京奏本之事亦不知假名代奏之人一人而前後異辭一事而虛實相反若非本宗已為而中悔則必有從旁簸弄令宗室與郡守彼此仇讐兩相傷敗者臣等以為法貴

持平事須有實遠隔千里未敢懸斷合行彼處撫按將疏內事情一一從公查勘如果新敲訐奏不虛士祭筭責是實罪在士祭當從重處如果新敲之奏係人代捏奏者之名且假則所奏之事可知亦須明白昭雪仍造究匿名越奏之人務在秉公覈實不許偏私回互以傷平明之治合候 命下移文撫按體勘具奏裁奪

爲正體統以振臺綱杜私揭以伸公道疏

比見御史顧龍禎與布政王泮議事不合投杯相擊致冠裂裳爲羣僚觀笑王泮陽爲移文求歸而陰以其事具疏馳奏臣等以泮一面之詞難以據信欲俟御史疏至而後一併議處今龍禎疏至矣臣等看得御史交粹之氣甚勵而奏對之詞反平者其失顯也布政呈請之文甚恭而奏訐之說甚辯者其機深也龍禎過在舉動而泮過在心術其罪皆有不可掩者伏奉 明旨臣等即行撫按從公嚴勘勘到之日從重議處而臣等切有感于體統之紊臺綱之隳也方遂以知府抗御史矣張邦政以知府抗都御史矣彼猶禮節間耳至泮則觸之使怒挑之使爭而龍禎亦自壞其體矣平居既可反唇相詬有事尚安得彈治

之以致撫按之令不能行之司道司道之令不能行之郡邑冠冕倒凌堂廉無級或受其蒙蔽或被其把持受欺則有事不知受挾則雖知不問激揚不著風紀凌夷皆始於人輕執法之臣而執法之臣自爲輕也合行申飭以後御史重顰笑慎交際持國紀綱惜民膏血無爲藩臬有司所持地方官有狂而相抗如方遂張邦政險而逞辯如王泮者即當露章上聞定行重治蓋御史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御史重而朝廷之體益尊臣等所謂肅體統以正臺綱者此也鴻臚寺寺丞蔡如山先以浮躁考察降用近以赴京補官宣言奏辯并揭其寮案張棟等伏奉 明旨照例重處查得見行事例曾經考察人員若潛住京師撥拾妄辯者不分有無冠帶問發口外爲民而臣等竊有感于私揭之行公道之誣也往年何起鳴以科道拾遺而反噬矣近年屈燦以部院考察而揭辯矣甚而自知有議即先言得罪某上官得罪某僚友以爲將來展辯之地一經處分輒肆口吻或騰疏揭以成報復之謀臣等以爲被揭者未必盡是小人而揭人者必小人聽小人之言而處未必爲小人者則小人之計得行而效尤者衆矣蓋小人欲肆其惡畏有人

知必有一番劫制之術留則已與人俱存去則人與已兩敗劫之而不得必將中傷其讐以償其官從來考察處庸懦之人易處奸貪之人難吞舟易漏百足難僵實由於此合行申飭以後有於考察之前投揭害人處分之後騰疏奏擾及捏造飛語陰肆中傷或匿名文書告言人罪者各照律例重處斷不姑息奏揭之詞照例立案使小人之計必不得行則公道始明公道明而朝廷之法始伸臣等所謂杜私揭以伸公道者此也恭候 命下容臣等欽遵施行
為亟舉大禮以定人心疏

伏自春間奉 聖諭冊立冠婚三禮並舉仰惟 聖謨處分皎如星日而羣心傾矚望若雲霓忽見錦衣衛帶俸指揮鄭國泰等具疏有三禮並舉難以輕率欲擇緩急先後先冠婚而徐冊立滿朝臣工不勝錯愕在羣情方憂其過于遲緩而國泰等乃以為傷于馳驟在 皇上方以先冊立後冠婚為挨次舉行而國泰等乃以急冠婚緩冊立為循序不紊即不知不冊立而冠婚冠以何禮而妃以何名也國泰等以膏粱年少之人不通文理不知央何人作奏而謬妄如此但恐天下見者以為出自戚臣之口不謂其少不

更事而疑其別有傳聞爲國招疑所損不小萬一事復稽遲禮或偏舉天下必舉以爲國泰等罪案則國泰等無心之言皆指爲有心而以前無據之疑反指爲可據數年以來事垂就而更緩 旨已下而屢更幸賴春間 諭旨甚明然後人心始定而國泰又持異議更起異端悠悠道路寧可戶說臣等忝爲大臣同國休戚旣不忍以 宗社至計而二三穉狂輕爲擬議亦不忍以吉慶大典而再四爭擊過有紛紜但願 皇上蚤沛綸音獨決大策 冊立冠婚三禮照三月中 明旨速賜舉行則不但爲國泰之言者無所關其口而爲攻國泰等之言者亦無所用其疑國家幸甚臣等幸甚國泰等亦幸甚

爲遵例陳情懇乞 天恩特賜優卹以錄微勞以光泉壤疏

看得禮部咨開原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令故余繼登妻淑人楊氏奏乞贈廕一節爲照本官兩間正氣三代古心以忠信明決之資務切近典實之學史曹荷橐不徒言語文字之工經幄執籤深得獻納論思之體爰從詹尹 特簡秩宗寅清無懈于夙宵調護獨先于根本頑可廉懦可立符楊綰之清脩廕

不去招不來等汲黯之正直莊而難犯簡以易從義之所非雖一顰而必愛理之所是縱百折以不移挺然松柏之標凜矣桂薑之性誠所謂生有令名沒而不可朽者矣所以贈官錄廕既經該司查有尚書章懋侍郎丁士美事例臣等覆照章懋未任在家病故丁士美日講止經三年而余繼登歷任二十四年日講十有一年勤勞懋著實倍二臣是本官贈廕尤當優異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相應覆請伏乞 聖裁

爲科臣言出風聞致觸

聖怒懇乞寬宥以弘

聖德疏

頃該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投進一疏伏奉 聖旨宮闈嚴密且中宮侍朕起居一宮未見數親藥餌有何疾疢危王德完這厮輒敢狂肆逞臆妄言是非好生可惡其內必有主使之人王德完便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着實訊究了來說不許徇私容縱疑畏欽此先是兩月前都城道路訛傳無據之言不知何所自起臣等竊以 皇上之聖篤重彝倫 中宮之賢久蒙眷禮起居必同燕游必與民間妄語斷之以理知其必無德完新自遠方來未知虛實遽形章

羽人

奏輕聽輕言致干 聖怒罪復何辭臣等竊思 皇

上天下之父也 中宮天下之母也 九重之邃嚴

如父母之隔千里也里巷之談說如千里而傳信息

也人子至情又當遠隔聞安好則喜聞違豫則驚以

不真之信遽以為然愚則愚矣而其情亦有可諒者

臣等以此知德完之過以愚而成其過德完之愚亦

以孝而成其愚言出風聞誰能主使 皇上聖德如

天聖度如海切直讜論槩見優容數年以來未嘗因

匡諫重處言官天下方傳以為美談今忽有此處分

恐以雷霆之震驚稍損覆載之雅量矧悠悠之口轉

駭轉疑亦非所以垂休美息紛叟也 孝宗時主事

李夢陽言及宮闈 孝宗始而執之既而釋之天下

不以稱夢陽之直而以稱 孝廟之量臣願 皇上

以 孝廟為法稍霽威嚴量從寬宥庶幾 聖心既

白 聖德益光而天下疑議從此盡消矣

為覈名實以肅計典疏

竊惟三年大計功令詳明貪酷老疾罷軟不謹皆罷

斥不叙惟才力不及者分別降用調用國家 惜人

才故數款中惟不及最多然從來考察不及者有兩

端才短不能任衝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真才力不

能任衝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真才力不

能任衝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真才力不

能任衝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真才力不

能任衝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真才力不

能任衝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真才力不

能任衝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真才力不

能任衝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真才力不

及者也亦有行本輕浮心求速化事不諳練動涉周章此非真才力不及直是有才而不善用耳當事者欲留之則實有當處之過欲棄之則尚有可惜之才不得已而附之才力不及量加降調然指太過為不及指有餘為不足則品隲已自不詳處分已自不確即使其人的係應處而所加之名不當其實所加之法不合其人則當之者必不心服而旁觀亦且執以為詞遠方吏民何從知處分之故但見才力如此所坐如此直謂部院不知其才不才而混處之耳擬議易生勸懲不立端在於此今次考察臣等期于共竭

駑鈍為 朝廷獎廉懲貪循名責實與天下諸司皆以各官實政實行報臣毋為虛文縟詞以欺臣若臣等品隲不詳處分不確先自亂其名實更何以責諸臣查得京察事例有不及浮躁二款處分略足相當而區別獨為詳密何獨于外察不然夫吏有鋪張文具塗飾耳目獵虛聲而無實事名之曰浮吏有浮氣虛僞恃才妄作廣營求而趨捷徑名之曰躁若與之以所應受之名而加之以所應斥之典使其視庸瑣不及諸人較然有別則當者無後言可以思過而補策聽者無疑議可以因人為勸懲且浮者實之反

也躁者靜之反也以實課吏事以靜維士風而列不實不靜之歟以垂戒于世道亦自有補伏乞 皇上念計典甚重名實易淆俯俞臣等之請比照京察事例添設浮躁一欵與不及等項酌量通行庶甄別當而輿情服斥陟公而吏治興矣合候 命下容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是

為奉 旨回話疏

本月初八日臣等遵例推陞過左長史等官孫繼先等於十四日奉 聖旨是內何喬遠速中立係欽降官員如何擅自擬陞着回將話來欽此臣等不勝惶

悚竊見 皇上登極已來京官降為下寮者即與下

寮一體序俸遷轉如原任福建道御史龔仲慶以

欽降河南磁州判官陞汝寧府推官原任浙江道御

史王麟趾以 欽降山西徐溝縣縣丞陞河南浙川

知縣原任戶科給事中姜應麟以 欽降山西廣昌

縣典史陞江西餘干知縣是也惟近來奉有不許朦

朧陞遷之 旨者臣仰遵 嚴旨未敢於類陞本內

叙用查得何喬遠為乞恩認罪事奉 聖旨何喬遠

本內不列銜署名好生怠玩不敬着降一級調別衙

門用堂上官姑且不究速中立為直陳時政事奉

聖旨速中立着降一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詳譯 明旨止是降官並無不許朦朧推陞字面臣等以用人為職遵信 明旨有如金石有不許推陞者臣等不敢不遵 嚴旨未有不許推陞者臣等不得不守舊規及蒙 詰問臣等始知錯誤自咎自責罪復何辭伏望 鴻慈察臣無他少寬斧鉞之誅不但臣等蒙宥罪之恩而內外臣工咸頌 聖度之汪洋矣臣等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奉 聖旨 既認罪堂

上官姑且免究該司郎中降一級用其餘罰俸半年何喬遠等不准陞今後但奉旨欽降官都着另本奏請不許仍前朦朧市恩擅擬

為恭謝 聖恩併請明示以便遵奉 跪

該臣等奉 旨回話席慕待罪伏蒙 聖慈憫臣愚昧特從矜宥司官降級量示薄罰高厚之恩非頂踵所能報答司官實是錯誤臣等實欠點檢 皇上處分甚當臣等甚服隨即報名 廷謝未敢循例申救但震懼之餘不勝畏慎查得向來 明旨有降而在本衙門者則有降級改調字面今 明旨降一級用或係本衙門用或係別衙門用臣等不敢專擅伏乞批示臣等遵奉施行再照臣部司官見缺五員四司郎中見缺二員大計大選併在一時委實辦理不前

太勁

若 聖慈矜念將郎中王永光降級管事則 朝廷之法既行大選之事不誤臣等但喜目前得一官之用並不敢為司官惜一級之官是 朝廷曠蕩之恩而臣子不敢請者也臣等曷勝悚懼祈懇待命之至奉 聖旨 大臣宜體國奉公正已率屬近來止知狗覽奏有敬畏之心具見不私可嘉王永光降級還着在部管事

為欽奉 聖旨疏

頃該臣等題為恭謝 聖恩併請明示以便遵奉事奉 聖旨大臣宜體國奉公正已率屬近來止知狗情庇下遇屬官有罪曲加申救這是何例覽奏有敬畏之心具見不私可嘉王永光降級還着在部管事欽此欽遵臣等恭誦 恩旨炳如星日墮自雲霄至于體國奉公正已率屬之諭明示臣等以為臣之範誓畢此生祇奉謨訓以報 朝廷至於郎中王永光既蒙薄罰俯留管事憫臣部之無人寬小臣之有罪臣等得以濟此一時之急用感戴 鴻恩不啻身自被之也查得王永光係署郎中主事奉 旨降一級着在本衙門管事今將署郎中降為署員外郎管理郎中事務仍將其正六品俸降為從六品俸級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 是

為朝覲疏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該本部題前事照得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例該天下諸司官員朝覲本部會同都察院堂上官於本月初二日為始嚴加考察堪者存留不堪者分別等第開具職名奏請發落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查得歷年考察事例貪酷在逃者為民素行不謹及罷軟無為者冠帶閑住年老有疾者致仕才力不及者酌量調用又查得萬曆七年十一月內該陝西巡按張憲翔論劾叅議任惟一緣由該都察院題覆節奉 聖旨今後文武

官員凡犯該充軍以上重罪及以貪酷除名的原給有誥勅都依律追奪繳燬吏部三法司題覆問擬都要開具明白不許朦朧隱庇該科記着欽此又查得萬曆十年八月內該本部題為酌議舊例并考察事宜以一法守事議將先曾調用再考不及者查果才力綿弱即照罷軟例閒住如以別事議調才力尚有可用仍照不及例酌量改降甄別各官如果不肖者多則多去不肖者少則少去不得苛求其人取盈舊數節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又該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本部會同都察院題比照京察事例添設

計與至
當之於但
不知至乃
以如之

浮躁一欵與不及等項酌量通行等因奉 聖旨是
欽此本部院遵將浙江等布政使司按察司各處行
太僕寺苑馬寺鹽運使司及南北直隸各府等衙門
在任陞遷丁憂降調聽勘等項方面官員自萬曆二
十六年正月日起至二十八年十二月終止查據撫按
等開送考語并南京科道及撫按官論劾奏抄兼訪
輿論會同考察中有雖經論列而才猶可用難以遽
棄者俱議留酌處以觀後効其貪酷異常者另行題
請今將貪酷等項分別等第開具職名擬議上 請
裁奪內貪酷除名官員有曾經給領 誥勅命者仍
行追奪繳燬其應朝官員中途逃回者徑黜爲民行
原籍官司提問查追路費等銀入官如或在任貪酷
懼罪脫逃仍查照前例施行臣等看得天下方面官
員率郡縣來聽計於 闕下臣等所擬處分據撫按
之舉劾而撫按之舉劾據藩臬之開報郡縣治民而
已而方面則治民而兼治吏故其寄滋重而臣等考
之愈詳諸臣通籍旣久敝歷已深羣情難諧千慮易
失臣等不敢以一人指摘爲可憑必決之叅驗不敢
以一事誑誤爲可棄必考其生平好惡不同者以類
察之功過難掩者以事權之總以品格操守爲重故

論

有一清如水而以偏執挂彈章者。臣等不處以勸廉也。知止知足奉身以歸非係奸貪臣等不處以勸退也。守官守拙絕不通京貴書。雖有繁言。臣等不處以勸靜也。至於貪酷不謹罷軟老疾者。皆以輕重擬罷而才力不及與過而浮躁者。亦各定為差等。夫短長亦人所時有耳。若因今日之處。而抑其所有餘。勉其所不足。異日皆可為國家良臣。臣願留者。益自澡雪而薄處者。急收桑榆之效也。蓋方面為羣吏表儀職當稽其短長而糾正之。其自檢當以廉而檢下當以勤不廉則身為貪官而不勤則所屬多貪官。故不勤之弊與不廉等。自上次大計後。遷格稍滯。州縣吏應朝者俸或六年或七年。人人冀旦夕遷去。而方面官亦以久次寬之事畢復任。寬限而行踰限而至。以為六七年之政足以塞責。無復有實心為地方任事者。藩臬大吏滿而未遷。遷而未報。報而候代。代而過家。虛而待去之官常多。實而任職之官常少。任勞或有之。必不任怨矣。自檢或有之。必不檢下矣。歲月因循。事務推委。吏治不興。皆由于茲。臣願朝廷以官任事以事考成。所有員缺。容臣等具疏速補。計事既竣。方面官各率其屬速歸視事。違限不赴及玩愒待遷。

說得
出透

北海集 卷三十五
者撫按官叅奏處治則庶官無曠而實政可修矣謹
題請 旨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五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六

齊郡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爲朝覲疏

爲考察疏

爲旌表異常清苦藩臣以洗貪風以裨吏治
疏

參福建礦稅內官高宗不當妄薦撫臣疏
爲糾拾方面遺奸以裨計典疏

爲欽奉 明旨疏

爲肅官常清吏治端士習懇乞 聖明嚴爲申飭以挽回世道人心疏

爲推廣德意代陳待命諸臣情苦以聽 聖明裁處疏

爲大僚懸缺已久懇乞 聖明蚤賜點用以修實政疏

爲仰體德意分別郎署小臣處分重輕以平聖政疏

爲司道缺官甚多謹改訂歸一以便 欽點併乞申飭撫按慎保留以肅政體定官守疏

爲司官荷蒙 時恩掌選已滿謹照降級遷轉以遵 主命以終聖恩疏

爲總開大僚員缺以便 欽點疏

爲喜大典之將行念愚忠之可諒懇乞廣 聖度以光國慶疏

爲引咎候 旨懇乞 天恩蚤賜批發以免曠官疏

爲直陳大臣考滿始末以祈 聖鑒併乞罷斥以明臣節疏

銓部稿

爲朝覲疏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該本部題前事照得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例該天下諸司官員朝覲本部會同都察院堂上官於本月初三日爲始嚴加考察堪者存留不堪者分別等第開具職名奏請發落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查得歷年考察事例貪酷在逃者爲民素行不謹及罷輒無爲者冠帶閒住年老有疾者致仕才力不及者酌量調用及查得隆慶四年十二月內該本部題爲詳議調用條例

以便遵守事議將才力不及堪以原職調用者調簡僻地方其不堪以原職者調閑散衙門跡涉瑕疵者降用不宜有司文學猶堪造士者改教先曾調簡再考不及者卽註罷輒等因奉 穆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查得萬曆四年七月內奉 聖諭朝覲考察在邇着吏部悉心訪察各官賢否惟以牧愛宜民者爲最其有弄虛文事趨謁剥下奉上以要浮譽考語雖優必置下等併撫按官一體議黜欽此又查得本年十二月內本部題爲朝覲事奉 聖旨這各官你部院會同從公考察務遵前諭甄別賢否惟以才守宜民爲準若官箴無玷雖性氣稍偏行事有過俱准裁抑留用若善事上官虛名無實或隱匿未彰的雖未論劾亦必顯黜其來朝二司等官若的見所屬官員有虧枉脫漏的雖與撫按官劾冊不同亦許明白聲說毋枉毋縱以稱朝廷審官覈實之意欽此又查得萬曆七年十一月內該陝西巡按張憲翔論劾叅議任惟一緣由該都察院題覆節奉 聖旨今後文武官員凡犯該充軍以上重罪及以貪酷除名的原給有誥勅都依律追奪繳燬吏部三法司題覆問擬都要開具明白不許朦朧隱庇該科記着欽此又查得

北海集 卷三十六
萬曆十年八月內該本部題爲酌議舊例并考察事宜以一法守事議將先曾調用再考不及者查果才力綿弱卽照罷輒例閒住如以別事議調才力尚有可用仍照不及例酌量改降甄別各官如果不肖者多則多去不肖者少則少去不得苛求其人取盈舊數節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又該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本部會同都察院題比照京察事例添設浮躁一欵與不及等項酌量通行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本部院遵將浙江等布政使司按察司各處行太僕寺苑馬寺運鹽使司及南北直隸各府州縣等衙門在任陞遷丁憂任滿裁革降調聽勘等項有司裸職官員自萬曆二十六年正月起到二十八年十二月終止查據撫按等開送考語并南京科道及撫按官論劾奏抄兼訪輿論會同考察中有雖經論列而才猶可用難以遽棄者俱議留酌處以觀後效其貪酷異常者另行題請今將貪酷等項分別等第開具職名擬議上 請裁奪內貪酷除名官員有曾經給領 誥勅命者仍行追奪繳燬其應朝官員中途逃回者徑黜爲民行原籍官司提問查追路費等銀入官如或在任貪酷懼罪脫逃仍查照前例施行

竊惟三歲大計羣吏實惟 國家鉅典臣等駑下過蒙任使相與矢公矢慎叅酌去留外不敢徇人情內不敢執已見今所澄汰出於撫按論劾者十之七出於各衙門咨訪者十之三卽咨訪得之一二人而必稽之衆論之相同得之衆人而必証以藩臬之親見過堂之日質問再三而後敢定總以獎廉懲貪爲主蓋天下廉者不肯取拙者不能取惟有一種貪官猾吏智足以運之才足以濟之巧又足以蓋之權在司道則結司道權在節推則結節推畏士夫有言則挾制士夫畏遊客有言則奉承遊客張彌天之網塗人耳目而後得遂其溪壑之欲故其虛譽日起而惡蹟不得上聞政壞民窮莫甚於此臣等權時所急獨以操守爲重才短而守慎卽悶悶無奇而必留才長而守汗卽赫赫可喜而必黜治相若也則以操守定其品流過相等也則以操守衡其輕重其有得失不相掩臧否不相符者臣等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蓋輕處則一屈難於復伸稍寬則暫留不妨另處矧今吏事之難什倍於昔卽墨之毀譽易興晉陽之繭絲已盡剛則禍生於強項柔則議滋於繞指人但見議論之四起不知其進退之兩難遠方下僚亦合體

上海集 卷三十六
悉是用去其太甚薄示勸懲其餘槩擬存留與之更始蓋 皇上綜覈吏治故臣等不敢不精嚴 皇上愛惜人才故臣等不敢不寬大總之守 國家成法以天下之公心行之而臣等無與焉至於廉能卓異官員往歲曾有薦舉但人既難知名亦難副采望未必其得實善始未保其令終臣等但願天下有真循良不願有假卓異但願 朝廷有實委任不願有虛表章所有咨訪循吏清吏才吏容臣等先擬陞遷以風示天下其處分未盡者亦容臣等不時劣陞劣處期於黜幽陟明以佐 皇上平明之治謹題請 旨

爲考察疏

查得各省撫按據布按二司開到考語事跡內惟江西饒州府通判沈榜最多無論內行淫亂骨肉傷殘爲士論所斥卽如在廠一事不理民有小事亦淹禁半年窰戶領銀家人皆以低銀易換本官每兩仍扣二錢一年不止千金甚而將官窰瓷器偷盜運至安慶開鋪發賣此不但攘民間之財而兼盜公家之財據法當從重處本官先陞王官奉 旨留用臣等不敢混入於衆官之中以明臣等毫不敢欺毫不敢擅也而明白請裁於 皇上亦以本官蔑人倫干國紀

貪汙苟賤非士類所有故不欲以士類之例繩之也

伏惟 聖裁或將本官照貪例斥逐或行江西巡按

提問施行奉

聖旨

着照貪例革職爲民

爲旌表異常清苦藩臣以洗貪風以禪吏治疏
看得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魏允貞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文炳各題稱
已故右布政使麻溶清苦異常乞要加贈京銜旌表
一節爲照麻溶敷歷中外久著風猷以攬轡之標著
懸魚之節通仕二十年行李僅以二楨紙贖盡充公
費此可謂真廉吏矣廉者或以當官標譽而本官節

因去任而彰或以末路損名而本官論以蓋棺而定
夫吏所爲廉亦難矣貪夫身死餘財富累世而廉
者或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妻子貧匱行歌負薪非真
見定守之士誰能舍彼以取此漢時彭宣表廉吏之
樞識者躉之何況以節介之臣當 聖明之代此而
不表異卽清白吏何勸哉山西撫按交章追誦甚是
伏候 命下將麻溶贈太僕寺卿仍行所司周恤其
家當計吏之時正宜表清節以風士類天下見死者
且見褒勿憂生者不顯庸也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

參福建礦稅內官高宥不當妄薦撫臣疏

為濱海災異迭見撫臣員缺速 賜點差陞補以保

萬全事該內臣高宥薦布政陳性學陞福建巡撫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臣等看得瀕海重地久缺

撫臣既蒙 皇上注意又以推用巡撫原係外廷之

事仍下臣等部院參酌馭下有體處事有法臣等不

勝忻服竊惟巡撫係 朝廷重臣廷推數人以待

皇上親點即一二大臣不得獨薦示不敢私也雖眾

人共薦亦不執定何人示不敢專也今廷推二次舉

用五人高宥不俟 皇上裁擇指定陳性學一人應

為巡撫此大不敬也且內外界限原自甚嚴內不可

干外猶外之不可干內有如廷臣上疏薦某內官宜

管某監局某內官宜管某處礦稅則於事體何如晉

文公用勃鞞之薦以趙衰為原守千載之下尚以為

未可何況地遠於原官重於守不關職掌不奉清問

而高宥公然薦陳性學堪為巡撫此大非體也臣等

知性學端謹自守且以入覲來而高宥在彼知其必

無結納之事但以巡撫重臣尚可奏薦監司而下更

復何言必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此端一開其流難塞異日地方官必有假

交結以求薦求陞中使必有借舉薦以市恩市權者
皇上神明英斷誰敢作弊但恐後日弊端自今日
而生且藉口曰內臣薦巡撫自今日始也蓋內外官
員共事一方既不當使之怒而相攻亦不當使之喜
而相薦各守其分則彼此相安各盡其職則議論自
省乞 勅內臣以後不得薦舉巡撫兵備等官至於
該省巡撫員缺臣等另會官再推以聽 皇上御筆
點用 皇上以推用有專職故舉而下之部院臣等
以進退有大權故舉而歸之 朝廷惟 皇上裁察
為糾拾方面遺奸以裨計典疏

吏科抄出吏科等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等官王士
昌等題等因俱奉 聖旨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來
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
溫純等查得歷年考察事例凡官員素行不謹者冠
帶閒住年老者致仕浮躁者才力不及者酌量降調
今該吏科等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等官王士昌等
河南等道掌道事陝西道監察御史周盤等各糾劾
原任陝西左布政使今陞鄖陽巡撫等官鄭國仕等
浙江按察使李維禎等各不職乞要罷斥一節為照
考察之外例有糾拾期於共汰不肖以終大典臣等

所遺而臺省拾之臺省所糾而臣等覈之法至公至密也臣等看得科道王士昌周盤等所糾官員如原任陝西左布政今陞巡撫鄖陽都御史鄭國仕閱歷已深未聞顯過洎乎遲暮嘖有繁言本官先以引年乞休自安止足相應聽從其請以全大僚之體廣西南寧府知府溫景明年已老而無聞志因衰而在得當以不謹例議罷陝西右叅議劉允立心伎險分巡遼海道副使張登雲制行放肆卽從重處亦不爲過但劉允管錢穀而能任怨亦能節財張登雲治軍旅而能任勞亦能應變遽爾擯斥不無可惜相應以浮躁例重加降調四川叅議劉一相爲令曾致有言在省頗能自立陝西叅議陳夢庚論才全非大受遇事尚爾小心陝西副使張應鳳性怯力少擔負畏慎守未踰閑劉一相應照浮躁例陳夢庚張應鳳應照不及例各降一級調用浙江按察使李維禎當其少年不羈已來多口但其高才絕學實鮮其儔臣等以維禎之過人所常有而維禎之才一時所難故暫擬存留以俟公論今旣屢經指摘展布亦難相應亦照浮躁例降一級調用河南副使劉以煥才亦猶人事多立異大名府知府陳公相政有遺議心無他腸劉以

煥應照浮躁例陳公相應照不及例量調簡僻叙用
貴州提學僉事徐來儀所論止斥責生儒一事原任
荊州府知府陸夢履所論止庫藏不明一事事係傳
聞未敢徑坐若其事果有實跡則以師範而躡儒生
以監守而竊公帑卽當盡削其原官若此一事尚有
可原而他事又別無指摘不妨盡復其原職相應革
任行勘以俟定奪故事臺省糾拾必有議留官員臣
等以爲持論宜公持法宜平若有可留不止一人如
不可留何必一人總以天下公心言之亦以公心處
之而已合候 命下將鄭國仕照年老例致仕溫景
明照不謹例閒住陳夢庚張應鳳陳公相俱照不及
例陳夢庚張應鳳各降一級陳公相調用李維禎劉
允張登雲劉一相劉以煥俱照浮躁例劉允張登雲
各降二級劉一相李維禎各降一級劉以煥調用徐
來儀陸夢履革職行勘伏乞
聖裁

爲欽奉 明旨疏

頃該臣等類奏推用方面官員奉 聖旨有點的依
擬用未點的另推來欽此各官懸缺已久一旦蒙
皇上欽點三十三員一時大小臣工懽聲雷動有點

者蒙恩拔擢各官既樂於向用無點者明示可否臣等亦知所適從恭誦明綸不任踴躍謹遵 旨照缺擬進以憑 聖裁再照原缺藩臬七十餘員必推過候 旨旬日以外臣等方敢類題催請其在旬日以内者方在待命前日類奏之疏未敢列名一則以期日太近不敢逼請一則以人員太多恐欽點之繁耳今類奏請諸臣既蒙點用臣謹將近日推過官員亦附名於後總祈 皇上留神省覽當 聖意者即賜欽點不當 聖意者亦當如前旨容令臣等再行恭擬臣等不勝悚息待命之至奉 聖旨

是有點的各依擬用未點

的擬

為肅官常清吏治端士習懇乞

聖明嚴為申

飭以挽回世道人心疏

臣等竊見今天下通患有三官常弛於惰吏治蔽於貪士習壞於侈請為 陛下明言之而願 陛下明禁之當 皇上初年大小臣工日奉朝參淬勵精神虔修職業至於今日怠惰之極積成廢弛視公務為故事或行或否視典禮為具文或至或否玩歲愒月無復奮然趨事赴功之意懈怠既久一遇繁劇不勝其艱辛委靡既久一遇振刷不堪其操切利病興革

既不究端委簿書期會又等若弁髦公差則以久不
還任爲常當官則以全不沾事爲巧久缺而未補既
不肯以斲攝之心代當事已推而未報又常欲以見
在之事待後來兼之令無定期事多新格在上以爲
緩急無所不可而在下亦以遲速委之固然每見往
時但有一事人爭獻所欲言書生料事未必盡中然
亦曾經一番思索一番講求今則漠然事不經心言
不出口優游歲月苟且塞責士大夫精神不在政事
國家大患也夫修政如繕室不繕則傾頽用才如流
水不流則腐敗伏乞 勅諭中外臣工各率其屬隨

均道

事考成奏覆皆有期程議論必歸切實以爲可則卽
行以爲否則卽止不得含糊兩可致誤事機以公事
出者當如期還朝以公事入者當如期還任不得飾
詞寬限致曠官守務在以實心居官以同心憂國用
成 陛下綜核精明之治其有怠玩因循偷安廢事
者部院科道不時論劾所以振官常之惰者莫切於
此 祖宗時懲貪之法極嚴官亦愛惜名節視利若
逸視民如傷其在今日非無恬雅清介之士而貪官
汙吏亦多有之或重於徵收或輕於支放或明科於
紙贖或暗派於丁糧或橫罰以營私或鬻獄以求貨

日增月益窟穴多端卽今時事艱難黎民愁苦貧旣
刺骨怨已傷心猶吸民垂盡之膏充已無底之橐力
所不及者旣謂無可柰何心所甚欲者又復不自禁
止嗟此元元安所歸命部院非不申飭撫按非不糾
彈然而挂一漏萬極重難返蓋因貪縱之吏多是有
才可以粉飾文案藏匿事踪結歡上官延譽過客雖
有奸賊多不敗露不但不敗兼竊聲名在上者虛鋪
其精幹之名在下者實悉其奸貪之狀遂謂貪縱如
此尚可名利兩全因而效尤浸成風尚竊見國家設
官最重察吏御史曰監察司道曰按察凡有察舉與

捕快
流涕
者哉

風聞言事者不同論劾當核實其贓勘問當致行其
法今彈章所指動盈千百及行勘問十無二三先後
之詳畧不同彼此之寬嚴迥別止以聞見未確故寧
罪疑惟輕若旣真知有何難斷人之好利實繁有徒
嗜利淺者猶奪於名嗜利深者獨惕於法若名器不
足以耀其心法度不足以持其後居官則竊榮於簪
佩歸家則矜富於鄉閭各爲身家了無媿畏中才以
下盡赴彼途狂瀾滔滔安所底止夫才如布帛之有
幅尺寸已定不能增之使長貪如溪壑之難盈隄防
若嚴尚可障之使塞乞 勅都察院轉行撫按諸臣

嚴察所屬詳慎舉刺。有才無守者不得濫與薦章。已列贓跡者不得止擬降調。每次復命必將貪酷異常官員一二人另本劾奏。務在訪確贓跡。不必過爲鋪張。後來勘問定須明正法典。勿致曲爲寬縱。如無其人則於舉劾本內明言並無貪酷異常官員。部院別有訪聞則撫按實任其責。所以救吏治之貪者莫急於此。夫官常吏治皆士人爲之。士猶處子也。處爲貞女始嫁爲貞婦。女之幽靜之德而欲其盡婦道難矣。乃士習之壞於今特甚。民間之物力日耗。士人之風尚日奢。鄙淡素爲固陋。矜華麗爲豪爽。游閒公子競高富貴之容。鉛槧儒生亦侈衣冠之美。甚而服多不衷。巾多異式。冠而綴玉。舄且拖珠。通都大邑比比皆然。卽窮僻之鄉且浸淫成俗矣。幸而雲霄得路。遂謂富貴逼人車馬甚都。服食俱侈。不急之應酬一日多於一日。無名之浮費一科甚於一科。一月賃房價有至四五兩者。一日張宴費有至二三兩者。驚爲觀美。爭相徵逐。縱有質素之士意不欲爲。而習尚已成。轉難立異。於是不費亦習於費。不奢亦化爲奢。本以寒素何從辦此。今日取債明日倍償。今日如此侈靡。異日豈能廉靜。則有盛供張侈。騶從以明得意。則有

飭厨傳厚饋遺以獵名聲則有廣田宅美居室以營身家蓋侈固惰之媒而貪之根也 朝廷求士得之甚難士之自待亦當慎重慎之在始乃可有終今日儉則持廉之始今日靜則守正之始今日進不相競能不相妬耦俱無猜則異日協恭和衷之始譬之築臺先有根基乃可以高譬之作車先有規矩乃可以遠伏乞 勅下禮部都察院明著車服燕會之節明示簡質儉素之規咨行各撫按兩司及提督學校及郡縣正官務以禮維俗以儉矯奢其有奇袤奢僭者必法無貸并 勅各衙門堂上官嚴諭各觀政進士

務以謹厚持身以淡薄明志倘有太浮太侈放達不檢者開送吏部本部亦不時廉察懲一警百以挽頽風所以釐士習之侈者莫要於此臣等職在用人當以人心世道爲己任而官常未肅吏治未清士習未正臣等誠心愧之夫以上下睽隔臣子若能實修其職業上心終有感格之時以民物凋敝臣子若能實勵其操修民力尚有蘇息之望以風靡俗敗世事多艱士人若能實定其趨向則目前雖難以取效而異日尚有維持匡濟之人臣區區愚心不但爲士大夫慮而已惟 陛下留神采納俯賜施行臣等幸甚

為推廣德意代陳待命諸臣情苦以聽 聖明
裁處疏

行取諸臣到京將近三年羈旅已久資橐已竭謁
帝無時呼天未應進退無門臣等陳請至四十餘疏
今亦不復知所以置詞獨有以情告 皇上而望其
矜惻耳比者 皇上命九年考滿行人陳治則為給
事中黃吉士為御史當言路一空忽聞 新命非但
二臣即滿廷無不翕然稱 明聖者臣請以此意推
廣之行人九年而優推以積俸多也外之推官知縣
有俸七八年而取者有五六年而取者益之以守候

三年則多者十餘年少者亦八九年京官携家外官
守候者不携家京官食俸外官守候者不支俸以此
例觀而諸臣之情可憫惻也比者 皇上准考選部
屬添管事當羣情久鬱忽聞 新命非但諸臣即滿
廷無不翕然稱 聖明者臣請以此意推廣之諸部
屬之得補者以待命久也外之推官知縣近千餘人
多以序遷而拔其尤者行取行取分授各衙門而拔
其尤者擬授科道官今未行取而陞部者俸三年矣
同取而授部者俸幾月矣諸臣至今未沾一命其選
彌精其授官彌後其望彌著其得 旨彌難以此例

觀而諸臣之情可憫惻也。比者皇上黜用道府諸臣約六十人，當官守久曠忽聞新命，非但道府諸臣卽滿廷無不翕然稱聖明者。臣請以此意推廣之。夫諸臣之見擢以歷資相應也，此其中半與行取諸臣爲同進者均之。陛下所取士也均之。陛下所任用之官也，名次偶有先後而內外因之論勞瘁則外官較多論風波則京官較多。今起家部署或至叅政副使而諸臣依然一候旨之推官知縣耳。以此例觀而諸臣之情可憫惻也。臣等所言之事皆皇上所自行羣情所共快，若將行取諸臣亦以此比類

從事其於聖政更爲完美。總之恩出於上，名歸於上，而臣等無與焉。再照散館諸臣待命亦將一年，今新科庶吉士亦已選矣。夫新士已將入館而舊館選尚未授官，非情也。同是金閨之彥，留館者授官一年而散館者經年未補，亦非情也。臣等亦願皇上以此意推廣之。臣等不勝顙望祈請之至。伏候勅旨爲大僚懸缺已久懇乞聖明蚤賜點用以修

實政疏

竊見兩京大僚員缺未補，臣等屢次催請恐涉煩瀆，不言則於心又復不能自己。夫大僚之缺至十餘員

北海集 卷三十一 三百八十五
缺久有至二三年者不知此數缺者爲未有其人而尚待乎爲已有其人而姑緩乎以全盛之世而諸司額設之缺卽無其人非所以昭人才衆多爲國光美也若有其人而槩從停閣九列大僚尚不蒙簡注自此以下更復何望又非所以示明斷於天下也漢臣有言廉遠地則堂高人主委任大臣正所以尊朝廷耳若以不當缺之官而示以不必用之意則於觀聽已損體面已輕風采已銷意氣已阻天工誰代庶績誰凝揆之政體所損非小自古人才衰乏莫甚唐之末季每有難處之事卽無堪托之人其原蓋始於德代之世上下睽隔無故見疑有缺不補當主心漸疑漸輕之始常有才而緩於用及人才旣乏之後雖欲用而無其人臣等所以請 皇上蚤賜點用者一則早得人而分任可以修明政事爲此時之用一則使衆才聚於 朝廷預養其風猷節槩可以弘濟艱難爲異日之用一則示天下知人之明與用人之斷可以振天下之偷惰而作其氣功用甚博名譽甚光惟 皇上加意臣等言臣等謹開列職名以請

爲仰體德意分別郎署小臣處分重輕以平
聖政疏

頃以兵部主事朱化孚株連待罪已出國門荷蒙
聖慈念其有差俯從寬宥如已槁之苗重沾膏潤已
覆之水重返盆盂不但化孚銜感再造誓效捐糜卽
在廷諸臣皆謂 皇上罪不妄加事有區別人人感
服人人稱誦臣等始知以前得罪郎署諸臣非是
皇上有意禁錮之也 聖怒初發既急於救援 聖
怒既平又寂無分別以致事外與事內者同被嚴譴
承行與不承行者並錮 清朝皆由臣子不善處事
不善悟 主耳臣猶記萬曆二十二年 皇上欲差
科臣體察朝鮮事情禮兵二部經旬未覆彼時承行

者郎中蔡宗明賈維鑰也遲慢之罪誠有之 皇上
處之甚當然員外主事本非承行之人止以同司因
而波及則其情有可憫者臣猶記萬曆十九年因推
及科臣舉及張棟等彼時承行者郎中孟化鯉也二
十年因推舉閣臣拘泥舊例舉及李世達等彼時承
行者顧憲成也二人雖甚賢而執滯之罪亦誠有之
皇上處之未爲無因然員外主事本非承行之人
止以同司因而波及則其情有可憫者蓋郎署諸臣
各有分定專職郎中可以總管員外主事之事而員
外主事不敢干與郎中之事其奉堂官劄委在部外

者如禮部之教習駙馬兵部之提督武學是也其奉堂官劄委在部中者如吏部之看單禮部之冊庫兵部之編軍驗軍是也給領劄付各管一事若司中事體惟郎中一人主之員外以下小事則與聞而不敢張主重事則緘密而全不與聞今以不敢張主不得與聞之人與承行者同處並錮不亦冤乎郎中任事之官臣等不敢論其品之高下事之是非但既取忤於皇上在天威自有開霽之時至於員外以下原不與事不但無愚不肖之跡併無其心不但無賢知之名併無其事當時臣部未敢執奏今歲月既久從事後而觀委有可原數年以來因事因言而處者不少矣皆爲首者稍重其餘者稍輕獨有同司槩處或因君父一時之怒或因臣子一時之激而非聖上初心本如是也故臣代爲剖別仰成盛美伏望皇上俯念諸臣與朱化孚事例相同勅下臣部開具職名上呈御覽或復職而量罰或降級而別用則輕重得平人心允服滿廷頌聖德者又不但如化孚一官之復而已

爲司道缺官甚多謹改訂歸一以便欽點併乞申飭撫按慎保留以肅政體定官守疏

頃蒙 皇上點用司道二次約六十人一時羣情無不翕然稱快者顧所謂司道者叅政叅議副使僉事皆分司而理一道者也如副使陞叅政則副使缺矣叅議陞副使僉事陞叅議則叅議僉事又缺矣故司道之官雖陞而司道之缺尚在見今員缺有五十餘人臣等酌量資俸陸續推補推而二三次未下則其俸獨深勢難久抑不得不改推別缺故有一人而推二三地者地方缺官既推二員未蒙點用臣等恐所推不當 上意而地方之官勢難久缺不得不改推別官故有一地而推二三人者今推官之牘所積已

多臣等一一催請未免繁瀆 皇上一一檢點未免勞神謹將推過官員改訂歸一與未推者俱每缺定擬二人總開具於後 聖目一覽即可知天下缺官廢事之多 御筆一動即可收天下吏治民安之效且推用既免二三点用可無重複亦所以明政體也再照各處巡撫保留司道近似太多蓋司道各官一經奉 旨陞用便當星馳赴任以從簡書今撫按上章保留不得不於舊任候 旨或允或否或遲或速往返之間便須數月此數月者去留兩難事多停閣且普天率土莫非王臣徒見此地不可一日無官而

不知彼地已經年廢事悠悠世情誰無并州之戀若謂留者爲賢能則不留者否留者爲知厚則不留者否勢必至於人人盡留地有險遠事有艱難人人皆避而不肯往矣政當自上而下自中而外若已有成命而相率保留事特外決柄且倒持似非政體合無申飭以後撫按遇有人地相宜曾經推舉未下者或具疏上聞或移咨臣部商確其已奉明旨官員卽宜馳往新任視事非係邊務軍機必難移動者不必保留則事體歸一而官守可定矣

爲司官荷蒙

特恩掌選已滿謹照降級遷轉

以遵 主命以終聖恩疏

臣等竊照自來選司掌印官止許六選卽行出部不復管理選司事務蓋以進退人才之地嫌怨所歸未滿不容一日曠旣滿不容一日居也今文選清吏司署員外郎管理郎中事務主事王永光先以擬推謫官奉旨詰責荷蒙 皇上俯諒臣等敬畏之心特寬其罪降一級留本部用永光自蒙恩以來兢兢奉職今六選已滿例應出部舊例文選司郎中類陞正四品京堂臣等伏念永光管理郎中之事而所居實員外之官前旣薄降一級則遷轉之時亦當退遜一

階合照所降員外職級推陞正五品京堂以遵 主
命以終臣等引咎銜恩之意查得在京衙門別無正
五品見缺止有通政使司叅議員缺係正五品但向
由揀選合無暫將王永光填註供職以後缺出仍行
選補恭候 命下將章尚學轉通政使司左叅議王
永光陞右叅議臣等未敢擅便仍照舊例用陪推一
員仰候 皇上點用謹題請 旨

為總開大僚員缺以便 欽點疏

看得南北大僚及邊方督撫共缺十六員已經會官
推舉未蒙點用臣等欲一一題催未免再三之為瀆

皇上一一批答又恐九重之過繁謹將各缺及廷
推官員開具上請臣等愚昧寧敢自謂所推之盡當
如衆論可採惟 聖明點用或未稱 上意亦望明
示臣等另會官推舉取自 上裁益在內卿貳則有
正已率屬之責在邊督撫則有安內攘外之責 皇
上一舉筆即可使官無虛位事有責成臣等不勝顛
望

為喜大典之將行念愚忠之可諒懇乞廣 聖
度以光國慶疏

臣等讀誥責處分之旨如雷霆驟發不勝震驚聞擇

日舉行之言如日月昭垂不勝欣慰蓋廷臣一春靜
俟因先春奉有 聖諭也近日恭請因過春未有定
期也今 皇上明示以器具之將完明示以擇日而
卽舉臣子所累牘交懇者 皇上以片言立決臣等
惟有舉手加額歡以俟命而已但 冊立冠婚 朝
廷吉典士庶之家遇有喜慶尚不肯訶譴僮僕以取
吉祥况於三禮之行將垂萬世之慶君臣上下正當
歡欣交暢以觀厥成今以下之激詞干 上之嚴旨
罪在臣下夫復何辭二臣止以備言責于掖垣遂至
采風聞于道路 皇上所謂有何疑議覬覦凌逼者

既足以破其惑而所謂降旨擇日舉行者又足以服
其心彼所聞之不實適足以彰 聖意之無他所言
之不驗尤足以信 宗社之有福言雖過激而其心
亦有可諒者伏望 皇上俯念六科司諫寥寥數員
特降 恩綸得寬降謫則 儲位升而人心自定諫
臣宥而士氣益培吉典增光令名永播矣

爲引咎候 旨懇乞 天恩蚤賜批發以免曠

官疏

比因科臣論及司屬臣等忝爲堂官義不得不爲引
咎前疏已悉不敢贅陳候 旨經旬不勝跼踖臣等

既皆杜門部中遂至空署不但常行事務盡皆停閣且恐緊要題覆或至稽遲倘致誤事則臣等之罪益重而臣等之心益無以自寧伏望 皇上蚤賜批發特從罷免別選賢能以克是任庶幾部事不至稽誤臣等心亦少安矣

爲直陳大臣考滿始末以祈 聖鑒併乞罷斥以明臣節疏

臣於二十七日聞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因題趙壽祖投刺一事隨論及尚書蕭大亨考滿不當前後通理趙壽祖先被論劾臣部擬回籍聽勘勘到處分原非輕縱至其投書乞憐鄙卑無耻不但科臣惡之卽臣等亦惡之合行重處至於蕭大亨歷從一品三年給由到部中間曾奉 旨革去官銜以叙功而復歷查宮保尚書未有旋革旋復延至三年考滿之事止據 會典凡在京起用復任官不論爲民謫戍前後歷俸皆得通理大亨先後所任止是一職中以議獄而革官銜後以叙功而復官銜 明旨不曰加而曰復則中間爲譴責先後爲一官先朝左都御史屠瀟以六年考滿任內曾奉 欽依降五級本部具題世宗皇帝許其通理萬曆十二年潘季馴以太子少

保刑部尚書回籍為民後以右都御史起用考滿通
 理蓋 朝廷優禮大臣事在兩可疑似之間往往稍
 從其寬如此大亨與二臣事雖有間理可相推臣等
 當大亨考文到部之時初已遲疑歷查往牒援情比
 擬故疏中直言未有成例疏後不敢遽擬恩典中間
 歷叙先革後復之詳以取裁於 皇上實未有一字
 朦朧一毫欺蔽也至於馬大儒以三月二十一日到
 京而蕭大亨考滿到部乃在二月二十九日引奏在
 三月初三日有無串通情弊 皇上自有洞鑒總因
 臣等物望輕微識見短淺不堪表率致累司官念及

於此如刺在背伏望 皇上檢查原疏有無朦朧串

通之弊俯賜昭雪將臣等罷斥以為率屬不職之戒

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奉 聖旨

趙壽祖被劾自宜靜聽公論如何投

書該科卑鄙乞憐人品可知着革職閒住若聽勘事
 情未結上繫從公催勘不許庇護大臣考滿舊例中
 間曾經降級為民的法原係黜陟幽明兩稟上裁與單
 理非過况考滿之法原係黜陟幽明兩稟上裁與單
 請恩典者不同爾部今既詳查事理明白馬大儒着
 照舊供職卿等因言引咎具見畏慎即出用心供職
 不准辭李應策舉發私
 書公直可嘉着與紀錄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六

北海集

卷三十六

三ノ

加

八十一

